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纂通要卷十

元 胡一桂 撰

西晉

晉武帝姓司馬名炎河內人魏咸熙二年乙酉

十二月十二稱

帝廢魏主爲陳留王國號晉以金德都洛陽

即位年三十乙酉泰

始十咸寧五太康十晉之興始於司馬懿

字仲達

方曹

操聞而辟之也

建安六年

始陽疾而辭

托風痺操使人夜刺之不免

終畏

威而就

丙申操丞相辟文學掾勅使人若盤桓便收之一念所存已非願為曹

氏臣者及丕爲太子每預大謀竒策屢中甚見信重異

相狼顧全佑多矣

操聞狼顧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謂丕曰懿非人臣必預汝

家事丕與善全佑之觀其雄畧內斷英猷外決誅孟達於盈旬未

新成守孟達反戊申正月懿自宛八日兵至城下達大驚曰何其神也城拔斬之

殄公孫於百

日丁巳達東守公孫淵反戊午正月進討百

日攻之八月斬淵父子達東皆平自以爲兵動

若神謀無再計然亦終不能掩巾幘之羞

先是與孔明相拒渭水不

戰孔明遣以巾幘婦人之服

若夫受遺二主

受文帝遺命輔明帝再受明帝遺命輔齊王芳

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

懿平遠

未還明帝驛召見卧內曰吾疾甚忍死待君今無

恨

曾無徇生之報弱寡欺孤恣威殺戮誅曹爽兄弟斃

何晏丁謚等勦楚王彪置諸曹於鄴脅制之威同於莽

卓懿死而師秉政

師懿長子謚景帝

陰養死士散在人間殺爽

之時一朝而集者三千人族李豐張緝夏侯玄曹芳亦

不旋踵而廢立矣

齊王與中書令豐后父緝謀以太常玄代師輔政師知捕族玄等廢芳以

齊王歸藩而立髦

師死而昭秉政

昭師母弟謚文帝

弒曹髦而立陳留

王於是進王爵服袞冕建旌旗稱警蹕一如帝者之儀

昭卒炎取魏代之是爲武帝即位之初大封同姓懲魏

氏孤立之弊以仁儉矯漢氏刻薄奢侈之失代青絲鞞

以青麻

乙酉御牛割斷以青麻代之

焚雉頭裘於前殿

戊戌司馬程據獻命焚之

一從儉約務去奢侈居喪之制自漢文變古壞禮絕父

子之親虧君臣之義帝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司馬氏至

稱其爲不世之賢君

丙戌居文帝喪戊子文明太后喪一遵古禮裴秀傳咸不能將順其

美力諫帝猶素冠蔬食哀毀三年

弟嗣子昏愚不辨菽麥使居儲位

丁亥

衛瓘撫床之諫至惻切也

戊戌尚書令瓘撫御床云此座可惜

疑事之決

外人代對而帝竟不悟

帝因召東宮官晏密封疑事令太子決賈妃懼倩外人代對太

子寫帝悅示璿璿踧踖後遇害

賈充兇險親嘗弑君

使成濟弑魏主

乃輔初政

與荀顗

太子太傅

荀勗

中書監

馮統

校尉

之徒姦邪相黨竊都權

要樹機能之亂任愷

侍中與充俱寵

欲因以出充矣夕陽亭一

言荀勗不惟留充不去且胚異日賈后之禍

辛卯樹機能亂涼州

帝憂之愷薦充鎮撫朝臣餞充夕陽亭充問勗計曰獨結婚太子不辭自留三人共勸帝納賈女從之充復任

自魏以來何晏王弼之徒祖尚浮虛敗棄禮法士大夫

靡然從之傳元請舉有禮之臣以崇風節退虛鄙之士

以懲不恪帝雖嘉納其言不能草也

乙酉上疏

是雖馬隆西

伐熏虜削迹

已亥鮮卑陷涼州正月隆自薦討之募三千五百人以行以隆為武威太守十二月

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平

王濬南征揚越為墟

帝謀伐吳先令羊祜壅田至是杜預

表請張華贊之已亥十一月命濬等二十餘萬南征庚子正月吳降

掩唐虞之舊域頒正

朔於八荒適足以啓帝懷安忘危之漸未幾果謂四方

無虞悉去州郡兵陶璜山濤諫而不聽

璜交州牧濤僕射後盜起無備

天下大亂羌鮮卑雜處內地郭欽請徙於邊而不從

漢時羌胡

鮮卑降者悉處塞內庚子欽請徙邊嚴出入之防

方且尚聲色事遊宴初旣選

公卿女以備六宮采擇

癸巳選未畢禁天下嫁娶

至是復納孫皓宮

人五千掖庭殆將萬人

辛丑

心術盡於羊車之遊

帝常乘羊車恣

所之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洒地引車政事敗於三楊之用

甲午楊后殂乙未再

立楊皇后后父駿駿弟珧濟三人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內外時謂之三楊

賣官錢入私門不

逃劉毅之譏

壬寅問校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此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

下賣官錢入私門殆不如也帝大笑

以珊瑚助王愷奢侈何取前日之儉

壬寅常侍王琇景獻后從弟將軍王愷文明后弟侍中石崇苞之子三人富奢相高帝每助愷當以二尺高珊

瑚樹賜愷石崇以鐵如意碎之愷怒崇取出還之張華



負三公之望一斥不復召

壬寅勗統譜之

齊王攸以周公之才降

出而至死

攸帝愛弟勗等譖内外歸心齊王太子將不得立出青州都督嘔血而死

凡此皆

晉之所以亡也陳同父曰使帝平吳之後正風俗而崇

儒術徙羌胡而去後患行前日三等置軍之制

丁酉大國制三

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而不弛武備效古人以義制恩之舉以神

器之重授賢明之母弟

攸

則禍亂之作亦何至於若是

之亟也不能為是卒使風俗日衰借竊日盛主暗而臣

彊盜起而備闕以至二帝失駕終晉之世不克紹復前

業創始貽謀之不善其弊壹至於此可勝哀哉惠帝衷

武帝第二子庚戌永熙一永平九永康一永寧一太安二永興二光熙一在位一十七年賦性昏愚

不辨菽麥鼃聲肉糜式彰癡鄙帝華林園聞蝦蟇聲問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

又聞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賈后兇淫竊權弄法誅大傳辛亥

后殺弒母后后廢楊太后爲庶人害太子已未后廢太子適爲庶人

殺太子母謝氏屠戮諫臣后怒衛瓘撫床之諷後無復庚申殺太子

人理於是八王構禍骨肉相殘庚申趙王倫廢賈后梁王彤預謀尋賜死淮

南王允討論不克死倫迫帝禪位齊王冏成都王穎起兵誅倫迎帝復位並庚申壬戌同得志驕奢河間

王顯表請長沙王義誅之其年顯又與穎誅長沙王義廢太子立穎為皇太弟其年穎又僭侈東海王

越奉帝討之不克帝入鄴依穎安北將軍王浚攻穎敗之穎奉帝走洛陽及濟河河間王顯劫帝入長安

丙寅東海王越起兵入長安南風伏誅南風賈后名庚申倫誅后

身死甃毒丙寅帝食甃中毒死或云司馬越酖之以貽天下笑豈明神喪

武皇之精魄使不知其子與抑亦自懿以來操心稔惡

彼蒼者天假茲昏子妖婦孽宗以報之禍亂卒不可逃

也況當是時風俗頹敗廉恥道喪賈謚用事謚后從男郭彰女弟

之子郭彰石崇陸機陸雲潘岳左思劉輿劉琨之徒皆阿

設依附號二十四友至爲之望塵雅拜

崇岳同謚出望塵拜

王戎

王衍樂廣竊處高位

戎司徒衍尚書令廣河南尹

浮沈遊放清談廢

事行弟澄及阮瞻阮咸謝鯤畢卓皆以任放爲達醉狂

裸體不以爲非行少時山濤已知其誤天下蒼生

濤曰何物

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未必非此人

也羊祜亦以爲敗俗傷化

祜衍從舅衍詣

祜辭甚清辨祜曰敗俗傷化必此人也

蓋慕何晏等老莊虛無之論士大

夫皆事浮誕廢弛職業雖張華裴頠亦不免華而不實

欲而無厭之譏焉

帝忠不屈裴頠薦謂茂先華而不實逸民欲而無厭棄典禮附賊后豈大

丈夫之所為  
哉后敗皆誅

加以殊族雜居乘間而起劉淵於是乎始

得以肇其亂矣銅駝荆棘之歎豈欺我哉

關內侯索靖  
知天下將亂

指洛陽宮門銅駝歎  
曰會見汝在荆棘中

懷帝熾

武帝第二十五子丁卯永  
嘉六在位六年劉淵以為

公會稽  
公

天姿清邵過惡不彰然承亂即位受制疆臣

太傅  
東海

王越  
輔政

王衍尸位自營三窟何嘗為國謀哉

司徒衍說太  
傳越不過以

弟都督荊州族弟敦刺青州且語之  
曰卿二人在外吾居中足為三窟矣

才四年

庚  
午漢劉曜

漢主聰  
從弟

石勒

聰將

入寇明年

辛未

六月陷京師帝蒙塵平陽

聰謂帝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當受命故

自相驅除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其後俾着青衣侍宴行

酒竟為聰所害

癸酉

先是石勒追東海王時

辛未四月王亮以喪歸勒

追及東郡

宗室沒於勒者四十八王王公以下死者十餘萬

人其時王衍被執自陳少無宦情因勸勒稱尊號冀以  
自免勒曰君少登朝身居重任何得無宦情耶破壞天

下非君而誰行亦不能自文也卒死於排牆之下

聰夜使人

排牆殺衍等

及劉曜王彌入京焚蕩都城汚染宮闕百官士

庶死者又三萬餘人吁人生斯時何其不幸與愍帝鄴

武帝孫吳王晏之子癸酉建興四十  
七蒙塵在位四年聰以為懷安侯  
奔播之後即位長

安避難紫陽南趨許潁遂至長  
安安麴允刺雍州為盟主選立  
僅得虛名服廩不給亦

僅四年劉曜入寇惟保長安小城內外斷絕斗米兼金

二屑麴以食

太倉有麴數十餅  
允屑為粥供帝

輿櫬出降

丙子十一月

匍伏

虜庭洗爵執蓋亦為聰所害

亦困平陽聰臨殿帝稽首  
於前允慟哭自殺聰出獵

令帝戎服執戟前導大宴使行酒洗  
爵及更衣使執蓋晉臣多泣遂遇害  
自是而後洛陽丘

墟五馬渡江一馬化龍之讖驗於琅邪矣

元帝與西陽  
汝南南頓彭

城五王共濟

而元帝即位南宮氏曰司馬懿身為上將征伐四克意

實圖曹以自豐植一念之烈天實鑒之師昭殺一君廢

二主欺人孤幼以奪其國未及再世稱兵相屠者起自

兄弟叔姪非他人也出乎爾反乎爾天道昭昭詎不信

然邵康節之詩曰有刀難割公閭

充字

腹無木可梟元海

劉淵字

頭禍在夕陽亭一句

見前注

上東門嘯浪悠悠

注見下卷

石勒下

信斯言也賈充苟勗其能逃項城府君之譴夫

賈梁

道項城守故稱項城府君充之父也為魏忠臣充勗為黨弑君亂國不能逃其父之誅

譴陳同父曰

禮義廉恥為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古之聖人所



以正天下之風俗而建萬世之長策者莫先於此夫何  
晉武帝顧昧然而弗察也且自何晏等以莊老之學為  
宗而虛無之論盈於朝野士風不美莫此為甚帝惟坐  
視而莫之革故其後王衍樂廣以清談取重於世而王  
澄阮咸之徒又皆以任放為達一時士大夫遂至於樂  
浮誕而廢職業於是裴顧崇有之論作矣自王濬平吳  
與王渾爭功不已同列相遜之義已不復見

濬受渾節制濬舟師

先到建康受吳降明日渾方至由此爭功

帝惟容恕而不之問故其後悠悠

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退遜之舉於是劉實崇  
遜之論作矣自何曾休侈無度奉養過於人主侈靡之  
風已見於此其後王琇王澄石崇競以奢侈相高帝又  
從而助之則凡可以求勝者彼亦何所求而不爲也於  
是傅咸崇儉之書上矣自杜預餉遺洛中貴要以求免  
禍貪墨之風已見於此其後賈郭用事貨賂公行於是  
魯褒錢神之論作矣則凡可以賄成者蓋無所不至也  
夫談者以浮誕爲高而賤名檢士者以奔競爲務而乏

退遜擁高資者以侈靡相誇而鮮節儉居大官者以貪  
墨成風而寡清潔毀譽亂於善惡之真情慝奔於貨欲  
之途禮義廉恥於茲埽地天下大物亦何恃而能久哉  
昔人有言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西晉之謂乎噫至此  
而後知四維有係於國家也爲大愚又謂加以四裔亂  
華邦欽疏諫不聽武  
帝其後江統徙戎之論作以警朝廷竟亦不能  
用惠帝武帝尚不知務況惠帝乎其亡可知矣西晉自

武至愍共四帝通五十二年

始乙酉  
終丙子

東晉

東晉元帝司馬睿懿曾孫琅邪恭王覲子初魏青龍間

四寶石負圖有馬七及犧牛之象

魏明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涌寶石負圖狀

象靈龜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及鳳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字彗之象曹昭書頌天下以為嘉瑞唐

氏曰河圖洛書之說歐陽永叔攻之甚力今觀此圖與河圖洛書亦何以異惜乎時無伏羲神禹故莫能通其

義可勝嘆哉自懿至愍已符七馬之數晉初又有牛繼

馬後之謠故懿深忌牛氏酖其將牛金

懿為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先飲

佳者以毒酖金而恭王妃夏侯氏乃通小吏牛氏而生帝載在

史冊則帝實牛姓冒司馬氏故南宮氏欲以所論呂政

者爲例別其姓氏爲實錄焉帝年十五嗣封琅邪永嘉

初

懷帝時

見王室亂用王導計求鎮建鄴後愍帝遇害始

即帝位

時年四十二丁丑建武一大興四永昌一在位六年壽四十七

都建鄴至是金

陵有天子氣之言驗矣

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遊厭之改

秣陵後四百三十七年孫權稱帝自謂當之至帝乃五百二十六年其應在此

帝性簡儉容受

直言初鎮江東頗荒于酒導正色直諫亟命覆觴太極

殿內布帳練帷所幸夫人衣無文采詳刑簡化光啓中

興維時茂弘

字導

實隆棟輔進不隱賢先用顧榮賀循以

來衆士盡收過江名流以佐謀畫時號百六掾

辟掾屬百餘人

故桓彝見亟談時事而輟憂周顗聞其志克神州而收

淚賢士競進百姓歸心荆揚晏安戶口殷實江左立國

百年導之功固非小小矣然帝才具不優志氣非遠自

南渡以來惟務偷安僅足昧陳顧兩進之言

顧於倫反懷帝辛未

顧以書勸導抑浮競不從愍帝癸酉江東參佐避事自逸顧請自今臨使稱疾者免官不從

忽熊遠

三失之疏

戊寅中丞遠疏朝廷不進討一失郡官不以雖未便為耻調戲酒食二失風俗偽薄未改

三失政事所及惟知興太學

丁丑試孝廉

丁丑立郊丘

戊寅當九

州鼎沸社稷綴旒之時不務興復之圖乃行平世之事

帝之無意中原亦可知矣故方祖遜請兵京口也僅絡

千人廩食士卒鎧仗一切不與遜擊楫渡江誓清中原

鑄兵募士以進

愍帝癸酉遜請出師以為豫州刺史遜屯淮陰起治鑄兵募卒二千餘人而後

進雍丘之役黃河以南悉還晉土方練兵積穀為取河

北計石勒畏之為之退避

庚辰遜鎮雍丘數遜擊後趙鎮戍歸遜甚多又自河以南

多叛趙為取河北計勒患之下幽州為修祖父冢

而益兵之請導反沮之至以

戴若思代焉遂致推鋒越河之將竟死於為山九仞之

日誰之過與

辛巳歲淵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遜快快又聞王敦與劉隗刁協構隙將有內難感

病發卒

士稚

遜字

既卒王敦石勒無復畏憚石頭犯順六軍

反爲之敗績

帝初鎮江東敦導同心翼戴庾辰敦恃功驕恣有不臣之心帝用劉刁稍抑王氏敦

不平謀亂畏遜及卒無所憚壬午正月舉兵以誅劉刁爲名入石頭劉刁戴淵王導周顗禦之敗績協死送首

敦隗奔趙敦自爲丞相四月還武昌

河南屢寇兵難相尋梁鄭之間復騷

然矣

壬午七月遜弟約刺豫州不能禦趙退也壽春

帝號中興僅保吳楚蓋以

恭儉之德雖有餘雄武之畧則不足有一士稚不能展布其設施使壹鬱以死無怪内外之難交作也吁導亦



不能不分任其責者矣南軒張氏之論曰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國有緩急固宜糾合義旅入衛王室可也乃自爲封植之謀無慷慨救時之志懷帝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愍帝增重委寄制詔切責所宜動心顧乃坐視神州陸沈曾不介意焉方且陽爲出師遷延不進乃嫁其禍於督運之稽斬一無辜令吏以塞責刀拭柱上其血逆流

斬淳于伯刑人以刀拭柱上血逆流二丈至柱末而下

拂理遶天莫

此爲甚吾誰欺欺天乎夫受君父之托而坐視其禍變因

時事之艱難而僥倖以自利三綱淪矣其能討賊乎此

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賊子如王敦者不旋踵

而起盖有以取之矣明帝紹

元帝長子癸未泰寧三在位三年

即位之

初王敦猶朶頤神器賴溫嶠告帝先為之備

帝親任中書令溫嶠

敦惡之請為左司馬嶠謬為勤敬深結錢鳳會丹陽尹闕嶠薦鳳鳳亦推嶠嶠偽辭敦不聽嶠至建康盡以敦

謀告帝請先為之備

帝乘駿馬微行察其營壘晝日繞城五騎之

追徵寶鞭傳玩帝亦殆矣

甲申帝至湖陰敦晝寢夢日繞城驚起曰必黃鬚鮮卑奴

來也帝鬚黃使五騎追之帝馳去馬糞以水灌之見旅姬與以七寶鞭曰後騎來可示之俄至問姬曰去已遠

示之報傳玩久又見馬糞  
冷止不追帝幸而得免

亡何躬帥六軍一戰而勝逆

賊憤死王含錢沈伏誅黨與悉平

七月帝率王導溫嶠  
卡敦應詹却鑒庾亮

卡壺等討敦敦以王含為元帥誅溫嶠等為名水陸五  
萬奄至江寧南岸帝帥諸軍屯南皇堂遣段秀等帥甲

卒千人渡水大破於越城斬其前鋒將何康敦聞敗大  
怒尋卒應埋尸廳中王含奔荊州王舒遣軍沈含父子

於江尋陽守周光斬錢鳳故將吳儒殺沈充其剛明勇  
敦黨悉平有司發敦瘞焚其衣冠踞而斬之

斷克清大慙為何如哉使降年有永恢復中原未可量

也

壽二  
十七成帝衍

明帝長子即位五歲丙戌咸  
和九咸康八在位十七年

即位幼冲

母后臨朝

庾太

王導庾亮

導  
氏

輔政事之大要皆決於亮

帝性恭儉尊禮老臣

見導必拜手詔稱皇恐言

惜政出渭陽刑賞顛

錯殺戮近親

丙戌亮殺南頓王宗帝問白頭公何在亮對反誅帝泣曰窮言人作賊便殺人言窮

作賊若何亮懼變色

貶黜舊傳

降封西陽王義為弋陽縣主

帝才六歲已能詰

問涕泣則亮之專國擅權可知矣蘇峻雖云狂悖逆謀

未彰亮處置失宜激成反叛兵入臺城

丁亥歷陽守峻陰懷不善亮欲

徵之導等皆謂不可亮不從峻約豫州守祖約反戊子二月賊據蔣山縱火陷都城掠六宮亮奔尋陽五月遷

帝石頭溫嶠聞之號慟以書與陶侃陳君臣大義推為盟主共赴難九月嶠等到峻突陣墮馬斬首齧割焚其

骨峻弟逸拒守乙丑二月乃奉頭鼠竄僬倖求免遂致

滕舍敗逸奉帝御溫嶠舟

遺憂母后

庾太后  
憂崩

遷帝石頭儻非溫嶠陶侃却鑒諸賢

戮力討賊斬峻平亂社稷幾非晉有矣亮泥首謝罪非

惟不賜誅斥復委寄方面

已丑守  
豫州

卞敦在湘州擁兵糧

不救反以少府召敦郭默在江州襲殺刺史劉胤反以

江州授默斯時也導實為之於是乎國法為不足恃矣

至咸和初年貴游子弟猶慕王澄謝琨為放達卞壺厲

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

推奏之導與亮不聽而止至是亮鎮武昌

癸巳

復辟般浩

為記室浩與褚裒杜乂皆善談老莊浩尤為風流所宗

要終論之虛名何補康帝岳立

成帝母弟也癸卯初成建元二在位二年

帝崩庾冰又以元舅當朝權侔人主恐異世之後戚屬

將踈於是以帝為嗣亦庾氏甥也帝享國不永無足稱

者

冰始改元或曰郭璞識云立始之際丘山傾立建也始元也丘山歸也冰嘆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

至是始驗

穆帝彭子

康帝子即位二歲乙巳永和十二年

和穆祿踐祚

母后稱制

太后褚氏

會稽王昱為之輔

昱即簡文帝

當時桓溫殷

浩皆有重名溫成帝婿有文武器幹庾翼卒何充薦溫

代領翼衆劉惔雖奇其才

惔音談

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

昱曰不可使居形勢之地不從竟以溫領荊州

乙酉都督荊司

雍益梁寧六州

殷浩才名冠世時人擬之管葛謝尚王濛伺其

出處以卜江左興亡且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

獨弗之重曰此輩宜束高閣俟太平徐議其任

康帝癸卯至

是昱彊鎮楊州

丙午

昱本兩用其能耳及溫平蜀威名大

震

丁未禽李勢蜀平

昱憚之始引浩參綜朝權欲以抗溫寢相

疑貳王羲之諫浩內外宜協和不宜與溫構隙不聽

時浩

引荀羨及羲之為羽翼

溫素知浩無能為亦復何所畏憚哉故北

伐之請不報

已酉溫聞石虎死請伐趙久不報憤朝廷仗浩抗已

而順流之師已

下

辛亥溫既憤朝廷遂拜表輒行順流軍武昌朝廷震怒浩始欲避位虎之勸昱致書乃還鎮

山桑

之戰一敗而廢浩之表已陳

壬子浩不自量兩請北伐羲之書諫不聽出許洛至

壽春張遇叛降秦據洛陽不得進癸丑壽春再舉以姚萇為前鋒反襲浩大敗山桑甲寅溫表浩廢為庶人徙

東陽卒

於是中外大權盡歸溫矣用浩敵溫朝廷既不知

人銳意北伐浩復不自知浩既敗還當自加罪既振朝

權又服溫心乃待溫請而後廢之何哉自是溫一舉而



降三輔

甲寅屢敗秦兵至霸上三輔皆降乏食不利還褒陽再舉而克洛陽  
丙辰大敗

姚襄伊水克洛陽襄奔表謝尚鎮之後袁帝癸亥為燕所克 謁五陵脩廢壞溫其可

謂不負恢復之重寄者矣然當時惟一溫耳初石虎死

中原亂褚裒北伐咸謂中原指期可復獨蔡謨謂今日

之事非諸賢所及經營分表財殫力竭安得不憂及朝

廷乎未幾裒果敗還已浩復違義之之諫以致敗注見前

至此燕王死慕容朝廷又命荀羨謝萬致伐不惟敗績

許昌諸城盡沒已未十月蔡謨之言然後皆驗夫中原當復

讎恥不當忘固也然渡江之初祖逖之功將成江左之  
氣方銳乘以進取彼一時也明成以後王敦蘇峻內難  
繼作東南之根本未復劉曜石虎雖衰而燕秦猶盛且  
江左諸賢皆非其才惟當保境息民此又一時也僅一  
桓溫才可及此內外協力方可驅馳然溫素蓄異志借  
使恢拓舊疆果能御得其道而使為晉純臣乎決有所  
不能矣此朝多本增廣  
通畧而損益之哀帝不成帝長于壬戌隆和一  
興寧三在位四年壽二  
十踐祚之初桓溫首請遷都洛陽永嘉播流江表者一

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為異獨王述以為溫

欲以虛名威朝廷非實事也其後事果不行

元年述揚州刺史

尋加溫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溫以坦之為長史郁

超王珣謝玄為之掾溫俱重之

二年坦之述之子超為參軍珣為主簿溫每事

必與謀府中語曰髡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珣導之孫玄奕之子

未幾帝信方士

之言辟穀餌藥以求長生藥發不能親萬幾褚太后復

臨朝明年而帝崩矣廢帝奕立

哀帝母弟丙寅太和五年在位四年

于時

政出於溫太阿倒持虛器徒擁初溫有不臣之志

常言大史

夫不能流芳百世  
亦當遺臭萬年  
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

敗威名頓挫

己巳溫伐燕與慕容垂戰於林渚破之  
至枋頭秦救燕溫奔還追及襄邑大敗希

超教以廢立可長威權於是廢帝為海西縣公

辛未溫誣帝有

痿疾諷太后廢之帝着  
白袷單衣乘轎車出

而迎立會稽王符堅聞之曰溫

前敗灞上後敗枋頭不能思愆自貶方更廢君以自說

舉動如此何以容於四海乎諺所謂怒於室而作色於

父溫之謂矣會稽王立是為簡文帝昱

字道萬元帝少  
子辛未咸安二

在位二年溫既廢立威震内外帝拱默而已常懼廢出詠庾

闡之詩曰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泣下沾襟何益哉

時卽超請歸省帝曰致意尊公國家事至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嘆之深因詠庾詩超鑒之于黨溫者史

稱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畧故謝安謂惠帝之流

清談差勝沙門支道林言其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

迹其行事亦以為赧獻之輩可知矣愚觀帝即位初年

溫欲誅武陵王晞固執再三帝終不許責以手詔詔赧曰若

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流汗變色不敢復言帝

何壯也使善推所為每事務從剛斷溫方且悚懼改革

之不暇何至無忌憚之甚柰何其不然也帝與太后

太后

稽氏穆帝母

反皆欲令溫居攝儻非坦之彪之毀詔不奉令

帝位危矣

壬申帝臨崩詔太子幼令溫居攝彪之不奉令而止

由是觀之赧獻惠之譏疇不謂然惜哉孝武曜

字昌明蘭文第

三子癸酉寧康三太元二十一年在位

幼冲繼統外有彊臣賴謝安王

坦之盡忠輔政寧康紀元之春溫初赴山陵將移晉祚

坦之一見流汗沾襟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曾不少懼

坐定數語如擾龍馴虎有以折奸雄之心而奪之氣

癸酉

二月溫至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坦之欲害於座既見安謂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笑語移日留十九錫之四日過疾還姑熟王謝齊名至是知坦之為劣

求遷延不與溫隨物故矣

癸酉秋卒以少子玄嗣方五歲溫弟冲代任忠王室迹

安自高卧東山已有公輔之望士大夫相謂曰安石不

出如蒼生何及弟萬廢始有仕進意嘗為溫司馬深見

禮重及其為政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御以長算比之王

導不但文雅過之有英氣焉

史稱文雅過導朱文公謂安儘勝導只是有些英氣

秦符堅入寇以師百萬次於淮淝意謂今日必無晉矣

安夷然無懼色徐指授兄子玄等引兵渡水擊之朱序

之呼一振符融之馬一蹕八公山名草木風聲鶴唳盡為

晉兵秦兵大敗

癸未十一月安遣謝石謝玄謝琰胡彬劉牢之等迎擊之堅弟平陽公融遣朱

序說石等降序私謂石秦兵至誠難敵乘其未集連擊敗其前鋒可破也乃遣劉牢之斬其前鋒將石等水陸

繼進秦兵迫肥水陳玄遣使謂融請小却朱序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奔玄等渡水擊之融馳騎畧陳欲帥退

者馬倒被殺秦兵大潰追斬數萬饑凍死者殆盡

安方圖棊賭墅捷書之至了

無喜色其器局何如也況一時名賢彪之之正紀綱桓

沖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斷軍事才能稱職上下輯睦



晉室似有生意矣夫何凱奏方旋帝驕氣已盈曾不閱

時遽信讒言踈退賢輔

王國寶毀安於會稽王世子乙酉四月安出新城避之八月卒

國寶安壻卑佞惡之不用

道子荒乎朝政

帝同母弟母李陵容稱黑崑崙道子初封琅邪國

寶彙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旨鬻刑之貨自走權門

毒賦年滋窮民歲廣方且荒耽酒色崇尚浮圖

立精舍殿內諸

沙門居之

請脩孔廟䟽入不報許榮之徒馳書詣闕雖知抗

直惡聞逆耳醒目既少每飛長夜之觴妖星已見復勸

華林之酒

長星見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曰長星勸予一盃酒自古豈有萬年天子耶

未幾

戲言一發禍產房帟

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

以被蒙帝面弑帝

而昌明之讖浸已驗矣

初簡文見讖云晉作盡昌明及帝在孕李

太后夢神人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流涕

悲夫安帝德宗

武帝長安丁酉隆安五年興三義熙十四在位二十二年賦性不惠自少及長口不

能言雖寒暑饑飽無以辨也道子

太元顯道子子傳元顯侍中傾亂

朝政納賄窮奢桓溫子玄纂兇父之基據全楚之地

庚子

玄有戰功督荆雍等八州及揚豫八即復領江州

恃其兵力求讐朝廷元顯討

之父子反為所殺適以速其篡奪

壬寅將軍元顯稱詔討玄玄兵至新亭元

顯自潰玄入都城明年十一月篡號楚廢帝為平固王遷於潯陽

玄奢淫荒侈遊獵無

度土木繁興督迫嚴峻朝野騷然念亂者衆於是劉裕

劉毅何無忌等倡義討賊

甲辰二月裕等集義軍二十人候城門開馳斬玄從兄

修以徇克京城玄遣吳甫之皇甫敷拒義軍裕無忌斬二人玄又使桓謙屯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裕馳

之因風縱火大敗之五月毅等及玄戰於崢嶸洲玄大敗扶帝走江陵寧州督護馮遷斬玄時年三十六自篡

至滅凡八十日乘輿反正再安宗社裕自是東斬慕容超

庚戌滅南

燕注見慕容起載記

南泉盧循

先是孫恩死衆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庚戌循用徐道覆謀乘裕伐南

燕襲建康四月裕即還戰退循遂遁辛亥春劉藩斬徐道覆夏裕大破循走交州杜慧度斬之孟其父子七首

送京西滅譙縱縱據成都壬子裕遣朱齡石伐蜀北擒姚

泓丁巳伐後秦禽遂汎埽伊洛修奉園陵丙辰十月克洛陽表修五

守備置震驚借竊之心發舒攘詰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

於此者也迹其入關之初秦民大悅以為漢室之裔及

聞其將還也父老垂泣進請力挽其留使裕從而居之

鎮撫其民人南漕江淮之資西引巴蜀之粟厲兵秣馬

經畧四方天下大勢不勞而定矣夫何舉千里之秦付

之孺子悍將之手引兵遽還志謀篡奪旋踵之間赫連

之師已乘間而入關中反爲夏人所有羣醜遂爲不討

之讎可勝歎哉

丙辰裕克長安欲留經畧西北丁巳冬劉穆之死以根本無托決計還父老諫

不聽留次子義真守方十二歲以王鎮惡沈田子等輔之十二月還閏月夏赫連勃勃入寇戊午田子拒之退

也鎮惡不悅田子殺之義真殺田子傳弘子破走之十月再至弘子等被執義真僅免勃勃積人頭爲京觀號

安遂陷初識云昌明之後有二帝裕將爲禪伐於是

弒帝而立琅邪王以應之焉

裕密使王恭帝德文母弟

即琅邪王也已未元熙元二年六月爲宋所篡尸位未

二年裕遂篡晉而爲宋矣

庾申六月傳亮承裕旨諷帝禪位草詔請書帝欣然曰晉

氏久已失重爲劉公所延復陳同父曰嘗疑東晉立國  
何恨書赤紙爲詔遜琅邪弟陳同父曰嘗疑東晉立國  
未幾王氏之亂遽作易世未久蘇峻之難繼起桓溫廢  
立以來逆謀屢興桓玄盜據宰衡遂成篡逆變凡四起  
國勢甚岌岌也而猶綿歷百有餘年之久何歟祖逖雍  
丘之役黃河以南復爲晉土桓溫入關三郡響應謝玄  
北府之兵敵人畏懼淮淝一捷震動河洛劉裕入大峴  
舉青齊軍至長安而父老垂泣進取機會可乘者亦凡  
四矣然方進而輒沮幾得而復失終晉世不能復舊物

何歟嘗求之更禍變而不墜者王導謝安之功苟安江  
左而無中原之望者亦二公之過蓋導輔元帝用顧賀  
以來多士收名流以佐謀畫不窮姦以爲明不苛法以  
爲嚴執政二十二年培植東南之基者屢矣故國本卒  
藉以不搖桓溫不臣幾至改草安與彪之扶顛持危以  
待其斃及安輔政邊境騷然鎮以和靜政令無一更變  
所以養元氣於旣殘之餘者至矣故雖桓玄失職成禍  
劉裕亦能平燕滅秦晉旣亡而復存二十載微安維持

之功不及此

導而下有千壺溫嶠陶侃安而下有幼度彪之坦之

然導知寬簡以

植國而不知振厲以復中原安知和靜以鎮王室而不知乘勢以清戎狄何則祖逖雍丘之役益兵之請導宜慷慨奮發以激其英銳果敢之氣顧乃若有未遑者若思之代祖逖銳氣爲之沮喪故其後桓溫非無可乘之機柰包藏禍心進退失據朝廷方且以溫爲憂奚恢復之足望謝玄破敵之後欲以朱序鎮梁國自往彭城安於此時正宜使之乘勝逐北而爲克復之圖顧乃游談



絲竹捷書之告未幾而班師之令已下遂致良圖不果  
故其後劉裕埽平河洛非無可乘之勢柰謀篡亟歸使  
關中復輸寇手自是無復中州之望矣使導能於王業  
偏安之餘激昂奮厲以酬昔日克復神州之言安能於  
符秦旣破之後長驅直擣不負曩時蒼生之望豈止如  
今日之所觀而已哉此予所以嘉其功而重歎其失也  
東晉自元至恭十一帝共一百四年

始丁丑  
終庚申

合兩晉十

有五帝通一百五十有六年



史纂通要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纂通要卷十一

元胡一桂撰

晉室五胡僭偽

晉室僭偽之國實起於前涼張軌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次

蜀李特癸亥次前燕慕容廆戶賄切次漢劉淵後

號前趙惠帝永興元年甲子次後趙石勒元帝大興二年己卯次魏冉

閔穆帝永和六年庚戌次前秦苻洪庚戌次後燕慕容垂武帝

大元八  
年癸未

次後秦姚萇

大元九  
年甲申

次西秦乞伏國仁

大元十  
年乙酉

次後涼呂光

同上  
乙酉

次南涼秃髮烏孤

安帝

隆安元  
年丁酉

次北涼段業

丁酉

次南燕慕容德

二年  
戊戌

次

西涼李暠

四年  
庚子

次大夏赫連勃勃

義熙三  
年丁未

次北

燕馮跋

五年  
己酉

此十六國之序也

歷代編年圖云  
魏不在十六國

之數然稱五胡者劉淵匈奴也石勒羯也慕容氏

鮮卑也符氏氐也姚氏羌也五族迭興據有中

原猾亂之魁餘各一隅耳

前趙劉淵字元海本匈奴遺種嗣其父豹爲左賢王家  
于晉陽汾澗之濱初漢高祖以宗女爲公主妻冒頓約  
爲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淵幼好學尤好左傳孫  
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學武事妙絕於衆猿臂善  
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太原王渾虛襟受之命子濟拜  
馬咸熙中爲任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渾屢言武帝召  
語大悅成都王穎表爲冠軍將軍在鄴其從祖右賢王  
劉宣推爲大單于報至以計辭穎歸都離石永興元年

惠帝僭王位都左國城國號漢以祖漢甥也永嘉二年懷

僭帝位遷都平陽今晉州奄有河汾天下蠶起之衆輻湊

而歸之石勒王彌輩皆北面稱臣六年而死晉惠帝懷帝朝劉

聰淵弟年十四博涉經史孫吳兵法弱冠游京師結交

名士大弟穎惠帝弟以爲積弩將軍淵死聰殺兄篡位和

已立承淫太后淵后六劉兼寵太保劉毅二女四孫女六后並立

二劉氏靳氏樊氏斬戮諫輔荒淫不悛逞其兵力陷兩

都執二帝永嘉五年聰遣呼延晏劉曜王彌石勒陷洛陽執懷帝建興五年遣劉曜陷長安執愍帝

虔劉帝宅盤踞神鄉篡國七年雖保首領以沒子絜立

復烝淫於內

靳氏等皆未滿二十

靳準難作

絜立以準錄尚書事陰有異志說絜誅大

臣因勒兵弑絜殺其子絜

屠其族

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

戮其屍

掘塹斬

屍

禍及父墳

掘塹

火延宗廟天之報之亦稱其施可畏

也夫

並懷帝愍帝朝

劉曜

淵族子

嘗助桀虐徽擾中原乘靳準之

難討賊竊位始改國號為趙

太興元年

徙都長安以羊氏為

皇后

即惠帝后

用兵隴坂則陳安授首

明帝朝滅陳安諸氏羌皆降

仲威

西河則張茂稱藩

滅安後自將伐涼臨河列營曰但以威聲震之茂懼稱藩

可謂疆



矣及乘高候之捷驕心遽生

咸和三年八月大破石虎高候枕尸二百餘里勒都

襄國一戰而跌生為禽虜

十二月石勒來攻不為備勒至將戰飲酒數斗衆潰曜昏

醉奔退馬陷石渠墜水上被執至襄國勒殺之三年勒使虎執曜二子熙盾遂滅之終南山崩尺

玉呈字數固前定

大興四年山崩有玉方一尺文曰皇亡皇亡敗趙昌凡三十一字劉琨曰

闕

皇室子當亡丑滅盡戊子曜禽己丑滅

然迹其凶虐天安捨諸前趙

凡歷三世二十六年而石勒滅之

晉惠帝至成帝朝

後趙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

渠之胄年十四倚嘯上東門王夷甫

衍已識其將為天

下亂

勒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東門夷甫怒其將為天下患馳收之會已去

力耕於鄆人

鄆人郭敬等資贍之恩思為力耕每聞鞞鐸之音

執賣於平原

太安中并州饑亂太守例執賣

與平原人師懼為奴耕作常聞鼓角之聲

囚於武安臨水

備於武安臨水為遊軍所囚會群鹿

至軍逐鹿得免俄見老友謂曰鹿我也君應為中州主相救耳

困厄亦屢矣後歸劉淵

為輔漢將軍迨攻陷冀州衆十餘萬引張賓為謀主刁

膺為股肱孔萇為爪牙并州諸羯多從之劉聰授并州

刺史南寇襄陽遂陷江西長驅寇鄴復據襄國

其時勒因遣王

修猷捷於曜曜信人言斬修勒大怒遂與曜絕

劉曜席戰勝之威

高勝

進圖伊

洛勒舉兵一麾曜昏然就縛遂兼其國奄有中區擁衛  
邦而抗王室坐明堂而襲冠帶釋介冑而開庠序隣敵  
畏威而納款絕域承風而獻貢觀其言曰大丈夫行事  
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  
人孤兒寡婦孤媚以取天下亦一時之豪也死肉未寒  
妻子悉死於石虎之手而奪之位矣勸以咸和八年死  
僭帝位六年壽六  
十七月勒方死虎劫太子弘臨軒弘涕泣讓位於虎虎  
大怒迫立九年冬廢弘臨海王幽之尋殺其母子晉  
元帝明帝石虎字季龍勸從賦性殘忍自少不道彈人  
成帝朝

爲患儻非獮子破車之諫死於世龍之手矣

虎彈人軍中苦毒勒

白母將殺之母曰快牛爲獮子時多能破車汝少忍之

然而勇冠當時攻取無敵

勲亦非細自弘之爲大單于也虎已懷怨恨

勒以弘爲大單于虎

怒曰吾當夫石二十年乃不與我他日不足復留種也

卒成篡奪得國之後畋獵

無厭

造獵車千乘海岱河濟人無寧志

宮室盛興

作臺觀於鄴營長安洛陽二宮役四十餘

萬人後又發雍洛秦并十六萬人治長安未央宮又發諸州三十六萬修洛陽宮

苛采民女

發百

姓二十以下女十三萬餘人奪人婦九千餘人會鄴虎大悅子宣私采亦萬餘

嘉兵不戢

戍戌自將

二十萬擊遼移擊鮑大敗棄甲走庚子合兵民五十萬括馬四萬擊燕壬寅造甲五十餘萬船夫十七萬人不

生聊分命宣韜先後遊獵軍戎之盛虎升高而望曰吾家

父子如是非天崩地陷則抱子弄孫無復憂矣命子宣將十人

萬遊獵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殆盡復命子韜亦如之自并州遊於秦晉宣素惡韜疾之彌甚亡何父

子猜嫌兄弟離隙自相屠膾取笑天下先是丁酉太子遼數被咎責謀

截虎虎殺之并其二十六子同一棺至是戊申宣使賊殺韜欲并殺虎虎殺宣并其九子虎嘗謂欲以純灰三

斛滌腸何為專生惡子年二十便欲殺父虎捨長子斌與遵而立子世為太子方十歲虎死永和五年

死在位十六年世立冉閔作亂虎之子孫屠戮無遺積惡致滅

有天道哉世立凡三十三日虎長子遵用冉閔謀引兵廢世自立凡一百八十三日遵與兄鑑謀殺

閔鑒告閔閔殺遵立鑒凡一百三日鑒又欲誅閔復為  
閔所殺并誅虎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遂篡位時虎子  
祗鎮襄國聞鑒死僭號辛亥為閔所滅閔本姓冉為虎  
養孫後篡復冉姓國號魏隨為慕容恪所禽斬之國滅  
後趙之僭四傳二十有二年為冉閔所篡

起成帝咸和  
戊子終穆帝

永和復并於慕容氏焉南宮氏曰迹晉亡國之禍莫烈

於二趙淵聰父子嘗親受晉爵委質為臣劉曜石勒又  
皆淵聰臣子觀其喋血神州囚執天子負擢髮不足數  
之罪終淵聰曜勒之身晉君臣曾不能比向戮一人以  
雪中原之憤自凶人得志者觀之疇不謂天道無知而

爲惡者未必生禍也然石渠之陷劉曜被戮於生前靳  
準之禍淵聰受誅於既死至於石勒僅能自免其身而  
冉閔之亂其子孫至無遺種劉石亂華之罪劉為首惡  
石氏爲從天之禍劉亦浮於石恢恢之網疎而不漏而  
世之凶人陵暴君親者猶懵然而莫之悟也悲夫

前燕慕容廆鮮卑人

其先號東胡漢初爲匈奴魏初自  
所敗保鮮卑山因以爲號

莫護跋

廆曾祖

入居遼西拜率義王

司馬懿拜之

建國棘城之

北

廆遷大棘城顯項之墟

廆據鄴

相州

號燕屬晉室板蕩諸夏皆強

負而歸之撫循勞來收其髦俊以贊國事故能開一方

之業創累業之基然身受晉爵不失臣節

元帝拜龐大單于成帝加

龐侍中

迹元帝興復之初龐獨能尊主倡義遣使勸進

元帝

丁丑遣使浮海謁帝承大統

奉表獻捷

乙卯取遼東遣裴薤獻捷

執石勒使以獻

癸未勒使脩好

使中國之義明於天下其賢於一時戎狄也遠

矣綱目大書表而出之宜哉

丁丑三月綱目書劉琨慕容容龐皆遣使勸進龐得與

琨同書嘉之也

龐成帝癸巳卒晉惠懷愍元明成六朝

慕容皝

呼廣切

雄毅多

權畧尚經學善天文據已成之資

丙申始僭位十五年乘土崩之



會誅段遼

己亥送首于晉

俘高麗

癸卯高麗稱臣奉貢

并宇文

甲辰討宇文豆歸滅

之四夷東部大

虜夫餘

世子雋虜夫餘王

推彊趙

石勒屢敗之

拓境

三千增戶十萬僭稱王號

丁酉

遷都龍城

壬寅

卒不奉晉王

朔矣

乙酉自稱十二年始不奉正朔

晉成康穆三朝

慕容雋

號次子

姿

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畧因石氏內亂乘釁長驅

聞風而靡遂走王午

庚戌徇幽州刺史王午走遂陷蓟入都之

取章武河間

南徇冀州取章武河間

拔中山趙郡

辛亥恪拔之

降段勤斬冉閔

壬子恪討

勤降之遇冉閔斬之遂陷鄴滅魏

敗段龕

丙辰龕降定齊地

威聲所至易於破

竹而幽齊青冀畧定矣於是僭帝位建年號

永和壬子建號元璽

遷都於鄴

丁巳自薊遷鄴

龐初云子孫當有中原之言至是始

驗

初龐云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

驗

第三子與申

立十

立恪實佐之初雋苑朝廷僉謂中原可圖獨桓溫

謂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未數年進克洛陽略地崤澠

關中大震

乙丑三月

恪如不死燕未可量也暨評為政

慕容氏

忘恪臨沒之忠言

丁卯五月恪疾謂暉曰垂將相之才願以國政聽之不然秦且圖燕言訖

而卒又與評曰請以垂為大司馬必混一四海外寇不足憚

欲追慕容垂於敗溫之

日已丑晉桓溫來伐時與評謀奔垂請擊之與慕容德相繼敗溫追至襄邑大破之垂還評愈忘之與太后

謀誅垂垂懼奔苻堅主暗臣昏斥逐親賢以資彊敵秦師壓境評

帥三十萬衆迎拒以國家安危之身顧乃推樵賣水積

貨丘山俯仰之間坐爲俘虜盖非不幸也庚午七月秦王猛再來伐

士卒怨評莫闕十一月鄴城陷時評皆被執以歸郡百五十七戶二百六十六萬燕僭國自號

稱王至苻三世三十五年爲秦苻堅所滅焉始成帝咸康丙申終

帝奕太和  
庚午

前秦之興起於後趙蒲洪略陽臨渭氏人初氏蒲池其家中

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遂因以蒲為氏後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

背有草付字

堅生日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付臣又七祖洪名之曰堅故改姓苻氏

初歸石虎後降晉

穆帝庚戌以為征北大將軍

徘徊枋頭已有虎據

中原之志

已酉秦雍流民相率從枋頭健僭位長安洪西歸推洪為主衆十餘萬

三子壬子僭帝位以子苻為太子弟雄為丞相

取充并

五月晉張遇以許昌降郡邑皆降盡得充并

却桓溫

甲寅苻雄却溫溫乏食還

平關中

八月苻遂為疆國又留心平關中

政事崇尚儒學寬刑薄賦關右歸心焉

辛亥僭天王位改元凡四年卒

苻生

健第三子苻辛乙卯生嗣位

眇而狂悖甚為祖洪所惡嗣位三

年

乙卯至丁巳六月

窮兇極惡淫刑忍殺不可具道

即位初首殺梁后及

大臣以應星變又殺功臣雷弱兒九子并二十七孫又殺后妃公卿僕隸百餘人截頭拉骨鋸項剗胎宴羣臣

射殺酒監尚書令辛牢謂不强人酒有告賊者剗其心太后弟諱鑒其項殺之謠言東海大魚化為龍殺太師

魚過并其子孫

於是東海王堅弑之而自立焉

聖去帝號稱大秦王並穆

帝朝苻堅

洪季子雄之子

弑主殺兄

丁巳冬殺庶兄法法賢堅讓不受以為丞相太后恐不利

於堅賜死法與堅慟哭嘔血別

篡成偽歷本非有道之長特居位以來

粗有可稱者其得人也因呂婆樓一言舉王猛於布衣

君臣遇合自謂玄德之有孔明也一歲五遷權傾中外勲

舊不能離親戚不能妬遂使僚佐屏息豪右震悚道不

拾遺兵革彊盛國以富彊猛之力也

丁巳尚書婆樓薦猛曰僕里舍王猛

謀略不世出宜請而咨之氏豪樊世初與健定關中與猛爭論堅因事斬樊世仇騰席寶諧猛出騰寶壬申猛

相乙亥卒況其時平陽公有經綸之才弟長樂公有文武之

畧子權翼薛讚之直諒鄧羌張蚝

允吏切

之忠勇各當其

任共致治平其嚴貢舉之法也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

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以行賞罰由是官稱其職民

安其業其重經學之任也詔民通經成一藝者郡縣以

禮送之其在官不學無藝者悉罷為民以至增重儒教

禁老莊圖識之學其政事之善也舉賢才脩廢職課農

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至於因旱而

減饒徹樂開山澤之禁以養民聽訟而立觀五日一臨

以求民隱却大宛獻馬作詩返之卒能平燕庚中冬堅自將助猛

平燕遷慕容密暉君臣及鮮卑四萬戶於長安定蜀癸酉冬命將分道擊梁益朱彤拔漢中徐成拔劍門

楊安降梓潼毛當拔成都吞涼丙子秋平涼前涼張軌據八世滅之擒代

遂取二州印苻夜郎皆降冬張蚝等三道擊代王什翼犍敗走為子寶君所  
弒堅討平之代自拓拔倚廬始封六十年而亡十分

天下而有其七

王猛云九州百郡十居其七

東夷西域一日而朝貢

者六十二國妙付之盛劉石以來未之有也奈何寇晉

之謀懷貪欲無厭之心忘王猛臨終之語

猛言晉正朔相承臣沒之

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

聞臣下苦口之諫

壬午誅寇

晉僕射權翼左衛率石越首諫不聽弟融太子弘諫不聽所信沙門道安所幸張夫人所愛幼子詵諫又不聽

獨與慕容垂決大議

垂勸堅獨斷堅大悅曰吾定天下獨卿耳厚賜之

臨發朝

臣皆不欲堅行惟垂與姚萇及良家子勸之擁百萬之

師長驅入寇自謂大江之流投鞭可渡不知人道助順



天道惡盈，淮淝一敗，幾於隻輪不返。而群醜風塵思奮之心，鱗集蜂起。慕容垂據中山而為後燕，姚萇據長安而為後秦，乞伏國仁據隴右而為西秦，寇讎徧四方，戎馬塞郊甸，身死於叛臣之手，種類殄滅，何其亡之速哉！

堅癸未大敗於晉，乙酉五月慕容冲攻陷長安，前期堅奔五將山。七月後秦姚萇執堅，八月繼殺之。年四十八。張夫人愛子誡，皆自殺。丁亥冬，萇臨秦州掘堅尸，保鞏之，埋以棘。或謂不殺慕容垂於

來奔之時，

已且垂及子令寶，農來奔堅大喜，猛曰：「垂父子如龍虎，非可騎之物。」堅曰：「吾方收英雄以

清四海，奈何殺之不聽？」

不剪慕容暐於星變之日。

癸酉冬，彗星見，太史張孟言：「彗見

起箕尾燕分婦東井秦分十年後燕當不誅鮮卑於妖  
滅秦宜剪睇父子兄弟以消天變不聽

言之際

癸酉冬有人入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  
食人悲哉無復遺執之不獲秘監朱彤秘即趙

壁固請誅  
鮮卑不聽

最後不從人言輕謀寇晉自底滅亡此亦所

謂徒觀其跡耳善乎南宮氏曰秦於羣雄中所謂彼善於  
此者堅以篡弑取國猛以商君治國外彊中乾所以一  
蹶而不復振氏祚之不长其無本之故與愚觀猛之  
說堅曾未聞有仁義之言進之者至於為詐計詒慕容  
令欲殺其父子其傾險尤為可羞司馬氏至以為市井

鬻賣之行豈雅德君子所宜為哉

庚午猛伐燕請令參軍事猛至洛陽賂垂

所親使詐為垂使者謂令曰父子來此逃死今王猛譏毀日深秦王雖外相善其心難知吾今還東故遣告汝

吾已行矣汝可速發令遂奔燕猛表令叛垂懼而走為追騎所獲堅引見勞之待之如舊若夫垂沒

諄諄以晉為未可圖鮮卑西羌不可忽雖正中亡國之

膏肓亦徒然耳縱使猛在未必能遏堅之南行亦未必

能決堅之殺鮮卑與羌也吁猛特霸者之佐耳仁人無

敵於天下猛何足以識此

晉穆哀廢簡苻丕乙酉堅留文孝武五朝苻丕太子宏守

長安慕容冲攻長安宏棄城走七月堅被姚萇執宏奔晉長庶子長樂公丕自枋頭復入鄴在鄴王

永在壺關招之而西張蚝王騰迎入晉陽聞堅死發喪

嗣位

八月立謚聖宣  
昭皇帝世祖

未數月戰敗於西燕慕容永奔東

垣晉馮該自陝邀擊斬丕執其子寧送京師

十月詔不誅以寧送

苻宏

晉明帝朝

苻登

十一月僭位南安

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

登擊

姚萇將士皆刻鋒鏑為死  
休字人自為戰所向無敵

治兵與姚萇相攻者八年雖

衆寡不敵而節義慷慨中間毛后與二子雖為萇所殺

而志不少衰

已丑春登留妻子於大界自將擊萇屢敗  
之秋萇襲大界毛美而勇兵入猶力戰殺

七百餘人罵萇  
死二子亦被殺

萇死登反敗於其子興之手有足悲者

矣癸巳冬甚苑登喜曰興小兒吾折杖答之耳甲午盡衆而東與興戰七月竟為興邀擊死晉明成兩朝

苻崇奔湟中嗣位登子七月不旋踵而亡十月戰死於乞伏乾歸成帝朝

秦僭國始自苻健凡五世四十三年為西秦乞伏乾歸

所滅焉始穆帝永和壬子終武帝太元甲午

後燕慕容垂號第五子雋天姿英傑威震當時敗桓溫故以

雄略見猜脫身逃秦苻堅遇以國士淮南之敗堅寇晉敗垂

獨全軍諸將皆潰垂三萬人獨全不肯乘人之危悉以兵授堅堅以千騎

奔垂垂子寶勸滅堅垂以堅待之厚不欲負弗聽悲以兵屬堅亦足以少償殊遇矣澠

池之誑乘時思奮祖業是圖固無怪其然也

堅至澠池  
垂請先至

鄴展拜墳陵張國威  
許之權翼諫不從

於時兄弟子姪鱗集雲興共策戰

功定都中山

乙酉  
冬李

僭位政元

丙戌  
正月

何其中興之速哉固

天道好還識者知其必復

前燕之亡福德在燕太史黃  
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

乎趙秋曰天道在燕而秦  
滅之不十五年燕必滅秦

而亦垂之在燕得人心有素

也司馬氏謂垂始去燕人如失其父兄及其還也人趨

之如歸市信然矣

垂以丙戌僭立丙  
申卒壽七十一

惜其滅西燕之後

狃於長子之捷

丙申伐燕慕容永永走歸長  
子垂圍急八月城降誅永

輕魏而伐

之大敗參合陂子寶僅以身免未幾襲魏平城見參合

積骸如山軍士慟哭垂因慙憤而殂矣乙未遣寶伐拓拔魏魏詐言垂

死寶夜遁魏追擊寶單騎免丙申垂親行至參合陂見

先敗積骸如山軍士慟哭垂慙憤而死晉武帝朝寶定士族清濁校闔戶口

慕容寶

垂太

嗣位之初首先失人心潛召外寇

寶定士族清濁校闔戶口

慕容寶

垂太

魏師踵至并

罷軍營封蔭戶士民始有離心農至并魏師踵至并

州常山信都鄴城相繼淪陷丙申秋魏軍至農走失并州冬大至常山以東郡皆

降丁酉陷信都戊戌陷鄴中山實為國根本之地無故

棄之逃遁龍城

丁酉三月寶奔龍城中山人立宗子詳拒魏詳虐又殺詳立麟麟以饑奔鄴中

山遊陷於魏

父子兄弟叔姪親戚剪爲仇虜

麟隆農寶三弟會寶長子丁酉

夏會反殺隆農農不死寶殺會不克奔中

山爲詳所殺後麟謀殺出奔親戚見下注寶奉頭鼠竄

進退失據而身竟死於蘭汗之手矣

蘭汗乘季寧戊戌二月速骨作亂立

慕容崇寶奔三月尚書蘭汗殺速骨廢崇奉太子策寶疑不還四月寶奔滑臺德不納德寶叔先守鄴奔滑臺

鄴逆陷寶走冀復還就汗汗遣弟祗寶自稱太單于寶子盛報離見下厥考之業墮焉惜

哉晉武安二朝

慕容盛

寶之子也

惇惇孺子自投於讎人之懷終

据其喉而刺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

四月寶死盛奔喪汗納之因離

問汗兄提弟加難祗寶者成嫌隙七月提讀史至此未



嘗不健其決而嘉其壯樂其孝道之有成也不幸遇盜

而亡

慕容國等所殺在位三年

晉安帝朝

慕容熙

垂少子也

盛死嗣位以一

婦人之故亡其身以及其國爲馮氏之驅除焉

熙愛后苻氏常

爲起承華殿負土北門與穀同價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有司不得加大辟后卒號踊如喪考妣大歛

畢啓棺交接百官無淚罪之舍辛爲涕熙徒跣被髮送莫將軍馮跋先懼誅亡命至是政虐民怨跋入龍城推

慕容雲爲主雲本姓高寶養子因熙後燕之僭自垂至送葬執而殺之并其諸子熙立六年

熙四主凡二十四年

起武帝太元癸未終安帝義熙丙午

爲慕容雲所取

尋歸於馮氏焉

丁未雲即天王位復高姓已酉寵臣離班桃仁祇雲跋討亂自即位仍號燕是

為北燕  
見後

南燕慕容德

號

少子初暉敗亦徙長安後徙垂歸

以季父之親膺鄴中之

寄

丁酉以德鎮鄴

徙滑臺

戊戌懼魏攻并鄴南渡滑臺因河為固自稱燕王

都廣固

己亥

三月出討叛長史李辨降魏德用尚書潘聰策引兵南徇兗州北鄙郡悉降八月據琅邪徐兗歸之者十餘萬進拔營城傳檄青州諸郡皆下遂入都廣固庚子僭帝位五年乙巳卒

跨有全齊以竊徽

號爭衡秦魏志靖荆吳崇儒術以弘風延讜言而礪已

固其稟倜儻之雄姿韜縱橫之遠畧勃勃乎有不能遏

者然國危未聞其節君存遽踐其位雖曰勢窮則變出

於不獲已其後君寶來奔欲納不果無君之罪亦不可

逃矣

晉安帝朝

慕容超

初德仕秦兄納有遺腹子在秦至是召立之六年

嗣位之初

首斥勲舊信用匪人

已巳八月立首引所親公孫五樓參政事而出大臣慕容鍾段宏等

封乎諫不聽後五樓譖鍾請殺之鍾宏及慕容鍾段宏等秦魏法兗州刺史起初還至兗法疑其詐遂有隙猜

忌日甚盤于遊田王師圍城

已酉五月劉裕來伐

與姬對泣

庚戌

元日與魏夫人登城見王師之盛握手對泣

國亡身僂亦其所自取者矣

尚書

悅壽開門納王師禽起送至建康二月斬之

獨惟劉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

阮其衆以妻女賞將士賴韓範諫以為非弔民伐罪之

師乃止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没入家口萬餘抑何其

不幸耶

安帝朝

南燕之僭二世十一年而王師滅之焉

始安

帝隆安庚子  
終義熙庚戌

後秦姚萇

弋仲第二十四子

父弋仲本西羌酋帥為後趙臣以

鯁直勇亮著聞臨終戒諸子曰我死汝即歸晉竭盡臣

節無為不義事貽謀之道有足稱者姚襄

弋仲第五子

才氣

豪邁有孫策之風弋仲死歸晉晉處之譙城後與殷浩

不協北歸圖關中與秦戰死

苻生遣賢擊殺之

萇遂率諸弟降

秦爲符堅將堅寇晉命萇爲龍驤將軍督梁益諸軍事

且謂之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識者已知其爲不

祥之徵

左將軍竇衡曰此言不祥之徵也堅默然

堅旣敗還後遣萇與子叡

同討慕容泓叡不用萇言以至敗沒

泓秦北地長史聞無攻鄴遂奔關東

反衆至數千屯華陰叡不用萇言馳兵邀之爲泓所殺

堅大怒萇懼奔渭北萇豪

歸之者五萬餘家推爲盟主於是僭稱秦王

甲申四月僭號改元

進屯北地諸羌歸者又十餘萬

堅自將步騎二萬擊之

明年圍堅

於五將山

初辛巳三月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衆二萬壬午正月僭位攻長安堅自督戰飛矢滿體

流血淋漓堅以讖言帝出執而殺之克長安定都僭位

五將久長得乃奔五將山執而殺之克長安定都僭位

乙酉七月長遣驍騎將吳忠圖五將山執堅歸新平幽

之八月求傳國璽曰長次應歷數堅瞑目叱曰五胡次

序無汝姓名璽已送晉不可得司馬氏曰長不能報舊

焉長求死遂繼堅於新平佛寺

君之德乘其危而殺之甚矣長之不仁也晉武帝朝姚興長子

甲午五月才智足辨大業未經克長安戮苻登八月克洛陽

月僭位淮漢以北多歸已亥十月伐西秦乾歸與諸部皆降庚子七月攻

南燕慕容超爲之稱藩丁未九月旣而逞志矜功弗虞後患

委涼都於禿髮授朔方於赫連專已生災邊城繼陷猶

史纂通要

十八

且崇尚桑門以鳩摩羅什為國師親帥群臣聽講大造

塔寺公卿以下皆奉佛州郡化之十室而九捐實談空

靡然成俗坐致淪胥非不幸也

丙辰苑囿二十三年晉武安二朝姚泓

興長子也

以庸懦之資乏經世之用甫及二年王師來伐

太尉

劉裕

不數月下長安泓出降卒罹建康之誅矣

丙辰三月

九月裕至長安泓將妻子出降送新建康市百里草木焦死

後秦之僭自苻至泓三

主三十四載為王師所滅焉

始武帝太元甲申終安帝義熙丁巳

已上七

國皆當時之桀黠者也其他僭偽諸國竊據一方者如

前涼張軌安定人據涼州歷九世

軌寔茂駿重華耀七  
靈祚玄龍天錫

十四年而秦苻堅滅之

起惠帝大安癸亥  
終武帝太元丙子

後蜀李特巴西人初聚衆爲盜自稱益州牧益州刺史

羅尚斬之傳首洛陽

據二年

子雄僭位寬厚簡刑海內大

亂惟蜀富實垂三十年又三傳

班期壽

至勢晉大司馬桓

溫伐之降封歸義侯而國亡歷六世四十有五年

起惠帝大

安癸亥終穆  
帝永和丁未

西秦乞伏國仁鮮卑人據金城

蘭州堅入寇時為前將  
軍會國仁叔父步願反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隴西堅造國仁討之及堅敗歷四世國仁乾歸四十有

七年而夏赫連定滅之起孝武大元乙酉終宋太祖元嘉卒未

後涼呂光略陽氏人生有神光之異故名光目重瞳子左手有肉印父婆樓佐

命苻堅堅命光討西域經流沙焉耆龜茲等降者三十

餘國及還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聞堅遇害遂僭位天王

凡十年子紹嗣而光庶長子纂纂之紹自僅三年為其

臣呂超所弑而傳於隆光弟寶之子也未幾為後秦姚

興所滅光纂隆三世十八載而亡起武帝太元丙戌終安帝元興癸卯

南涼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

烏孤七世祖壽聞母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禿

髮因以爲氏

呂光遣使署冠軍將軍自稱西平王據廣武

蘭州

金城縣

傳三世

烏孤利鹿孤辱檀

十八年而西秦乞伏熾盤滅之

起安帝隆安丁酉  
終安帝義熙甲寅

北涼沮渠蒙遜其先爲匈奴左沮渠蒙遜以官爲氏據

張掖

甘肅州二主

沮渠蒙遜  
沮渠蒙度

三十九年而魏世祖滅之

起安帝隆

安辛丑終宋文帝元嘉己卯

西涼李暠據河右

一作姑臧  
今涼州

三世

暠歆

二十二年而北

涼沮渠蒙遜滅之

起安帝隆安庚子  
終宋祖永初辛酉

大夏赫連勃勃匈奴左賢王之後劉衛辰之子

劉淵族 據

朔方統萬城

今夏州初仕後秦姚興鎮朔方僭稱天王  
自以匈奴夏后氏苗裔國號夏言帝王保

天為子是為徽赫實  
與天運故改赫連氏

劉裕滅姚泓義真鎮長安勃勃克

之僭位改元然凶暴好殺夷夏囂然人無生類

僭十年 傳

三世

勃勃  
昌定

為魏世祖所滅僅二十五年

起安帝義熙丁  
未終宋文帝元

嘉辛

未

北燕馮跋長樂信都人其先畢萬之後子孫有食采馮

卿者因以爲氏仕後燕討慕容雲遭弑之亂僭天王位

其後僭稱天子于昌黎

今高麗

跋死弟弘立凡二世二十

有八年而爲魏世祖所滅焉

起安帝義熙己酉終宋文元嘉丙子

其迭興

迭仆通前共十有六國蓋自晉室不君偷安江左中原

無主而劉石苻姚慕容據之康節邵子詩云衣到敝時

饒蟣虱瓜方潰後足蟲蛆良可歎也南宮氏曰自古僭

竊瓜據中原之禍莫甚於晉然其亡也大抵多自相驅

除未聞中國能征一國滅亡之而能有之也獨大司馬

桓溫之滅蜀太尉劉裕之伐南燕平後秦三事差彊人意然是二人者功存恢拓志在篡君三國亡矣而當時之為晉患者不在此三國也故終晉之世卒於宴安江沱而不能混一中原抑亦可為於邑矣十六國僭偽始於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前涼張軌終於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己卯北涼沮渠茂虔通七十有七年

史纂通要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纂通要卷十二  
五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sub>臣</sub>納麟寶

編修<sub>臣</sub>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sub>臣</sub>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裴謙

謄錄監生<sub>臣</sub>賈昌

欽定四庫全書

史纂通要卷十二

元 胡一桂 撰

宋

南朝起自西晉之亂東晉元帝渡江國於江左於是南  
北分據其接東晉之統者為宋齊梁陳而謂之南朝其

據有中原僭竊尊號者則為元魏起東晉孝武時為西魏東魏

皆起梁武帝時為北齊起梁簡文帝時後周起陳武帝時而謂之北朝或曰南

北分裂司馬氏通鑑以南統北帝南而北稱主亦以正朔相承正統在南也今綱目乃以南北分書均帝焉何哉蓋不然文公大公至正之心如青天白日昭然無蔽東晉既亡南北已無統屬其興於南者可帝其興於北者亦可帝也尚可以南而統北乎況劉裕棄取中原之機急於篡弒以成其亂臣賊子之志齊梁陳又無功無德但踵亂賊故智且其子孫可稱無幾視北齊後周莫能相尚望元魏獻文以上且有愧焉者也況敢企孝文



乎故惟置分書之列斯亦幸矣或又曰

胡成性  
史論

綱目分

注南北則先宋齊梁陳而後元魏周齊亦以見正朔相承而正統所由屬也其於分注之內為之抑揚又如此然則以德則劣以地則均特以統緒之紹在分注之先抑又重可慨也矣宋武帝姓劉名裕字德興小字寄奴

彭城人

彭城縣後隨晉東遷  
晉陵丹徒之京口里

漢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

也生有神光照室長雄傑有大度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偉不事庶隅小節仕晉義熙十三年爵宋王元熙二

年稱皇帝國號宋都建康

即位年六十五庚申永和元年在位三年

廢晉帝

為零陵王守之以兵尋弑之此本綱目所書也尹氏曰

自操丕篡漢司馬懿踵而行之至劉裕又益甚焉故山

陽

漢獻帝

陳留

魏元帝

猶得以優游卒歲而零陵則操之為

已感矣世道愈降可畏哉帝始敗妖賊孫恩

晉隆安己亥恩作亂

會稽劉牢之請帝參軍事帝奮長刀戰遂平山陰恩遁入海以至水死

擢守下邳

庚子大破恩投

海死

遂擢繼起義兵誅斬桓玄興復晉室功已不細自是滅

南燕梟盧循戮譙縱定關中平伊洛

己上皆注晉安帝朝

無不如

志迨夫得國之後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布素遊

宴絕希嬪御寡少不蓄私藏孝于後母又詔幼主當朝

母氏不得預政此皆人君之要行而帝兼之亦足為一

代之良主矣然而弑安帝以促晉祚之期弑恭帝以絕

人心之望

注見晉末

視桓玄之禍尤烈焉既而二子皆不得

其死

長子義符即少帝失道徐羨之等廢弑年十八次子廬陵王義真與謝靈運顏延之慧琳道人遊靈

運褊傲延之嗜酒羨之等惡之出謝顏等奏廢義真尋殺之

六君沒於非命及齊篡

位宋之王侯無少長皆死焉善夫張謂之論曰高帝近

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

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少帝義

符

武帝長子也壬戌五月即位癸亥景平元甲子五月廢在位一年

膂力絕人善騎射

解音律居喪無禮狎暱左右遊戲無度華林列肆

華林園

手自沽賣開瀆引船

與左右引船

唱呼歡樂竟寢龍舟徐美

之檀道濟等廢帝為營陽王而弑之矣

甲子五月秦太后廢帝遷於吳

六月弑於金昌亭

遂迎立武帝第三子義隆

時義隆封宜都王出為荊州刺史迎

立是為文帝

即位年十八甲子元嘉三十在位三十年

年十四博涉經史善

隸書其在江陵禎符所集

景平初有黑龍見西方五色雲隨之二年江陵城上有紫

雲望氣者謂

帝王之符

車駕赴迎黑龍負舟

發江陵黑龍躍負舟左右失色上曰此乃

禹所以受天命何德當之

蓋天命之所歸矣既親政事

甲子美之等疑懼與亮居

中晦鎮荊州為自全之計

乙丑美之等歸政

首正典刑討美之等弑逆之罪

丙寅王華等數以弑逆事激怒帝遂下詔討美之亮晦等

擢用衆臣則召謝靈運顏

延之以叅權要而王華等五臣併用

王華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侍中謝

弘微亦見重時號五臣癸酉

繼以彭城王總內外之務

義康帝弟已

最後王僧綽練習朝典深沈有局度朝政

叅預焉

辛卯僧綽雲首子也

加以仁厚恭儉勤於為政綱維備舉

條禁明密百官久於其職守宰六期為斷三十年間海

內晏然士崇操尚鄉耻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

言治者皆稱元嘉焉惜其信義康之毀而殺檀道濟

丙子

上久疾劉湛說義康召道濟誅之道濟怒目光如電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闕之喜

信景仁

之言而黜義康

庚辰殷景仁密言相王權重非社稷計遂出江州後竟賜死

怒扶令

育之直諫即付獄賜死

辛巳叅軍令育諫勿踈義康宜召赴京即賜死

固已虧

君臣之義戕同氣之親使有宋累葉罕聞直諫之益至

於輕舉伐魏

庚午三月命左將軍到彥之恢復河南魏欽戌北歸彥之分將守滑臺虎牢地南充

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憂庚寅命王玄謨進攻滑臺兵敗走乃召諸將還

延寇納侮

庚午秋魏

克金墉城冬入克虎牢到彥之滑臺奔還辛未魏攻虎牢滑臺等處諸將皆敗獨道濟全軍反自是河南復亡

庚寅魏大武至瓜步聲言渡江建康震恐饋魏百牢

遂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

於江津南兗等六州

南兗徐兗揚青冀等

反為魏破屠戮之慘丁

壯嬰孺駢首受禍邑里蕭條赤地連亘春燕來歸至巢

林木元嘉之政衰矣

辛卯魏退俘廣陵居人萬餘家以北六州殺掠不可勝算所過州郡

赤地無餘

司馬氏歸之帝不量力橫挑彊胡之過陳同父則

以為自東晉久安江左至宋武帝有進取中原之勢而志在篡晉乃委而棄之文帝慨然規恢大志與夫偷安委靡者異矣然到彥之潼關之舉列守未久卒以無功而還王玄謨滑臺之役不惟無功適以致寇是豈銳意興復者反不若甘心保守者之為得耶蓋嘗觀謝晦檀道濟之死與夫王仲德沈慶之之言而後知帝之不能遂所欲者有由矣武帝入關十策晦有其九其知為何如道濟萬里長城為國倚重其勇為何如帝誠有意中



原存而用之可也王華等浸潤之言一入而討晦之詔

已下義康讒毀之言一聞而道濟之誅不旋踵

按伐魏在庚午

辛未道濟獨全軍反是時未為不用蓋主將在彥之玄謨雖用道濟權不專耳

彼彥之玄謨其

智勇果有足稱者乎方彥之引兵而進魏人歛戍而退

司寇既平往往皆有喜色而仲德獨曰諸將不諳北土

情偽必墮其計彼蓋知以拓跋之彊委四鎮而不校者

正欲餌我彥之不此之察而遽喜其知可知也玄謨高

論抗疏令人主有封狼居胥之想而沈慶之固諫謂今

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

帝欲經畧中原  
玄謨尤好進言

帝曰觀玄謨所言令人有封狼  
居胥意沈慶之云云諫不從

其後進圍滑臺一見魏

軍果驚懼而走其為勇可知也擇將如此所以不能遂

其所欲者職此之由矣議者不察乃謂帝不量力之過

惑矣吾獨惜帝志有餘而明不足也迨夫太子紹巫蠱

事覺欲行廢立狐疑不決反遭弒逆之凶哀哉

癸巳太  
子紹與

始興王濬巫蠱事發帝欲廢紹謀泄  
被弒武陵王駿率慶之舉兵討賊

武帝駿

文帝第三  
子甲午孝

建三大明八  
在位十一年倡義誅紹遂即尊位首多變易大帝制度

宋之善政於是乎衰未幾沈湎于酒

終日酣飲少有醒時末年又為長夜

之飲每旦俄頃數斗馮几惛睡

貪冒于貨

末年尤貪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

朝狎公卿

士寅多狎遊置酒詬辱朝士又使相嘲訐又寵昆侖奴以杖擊羣臣

誅仇諫士

庚子冬怒周朗切直貶寧州殺於道

大興宮室土木文繡賞賜嬖帑藏

空虛加以猜暴寡恩誅踈宗族

甲午亂義宣諸女義宣以反誅又猜忌竟陵王

誕卒以誅滅

嘗壞高祖居室起玉燭殿見床頭土障葛籠

燈籠

麻拂

麻繩拂

曰田舍翁得此已過矣明年竟殂於是殿豈

高祖擊之也耶迹其無道桓靈不若得保首領以沒幸

矣前廢帝子業

孝武長子即位十六乙巳永  
光元在位僅一年不道遇殺盜目鳥喙

長頸銳下孝武惡而囚之將加害者數矣卒得無恙

嘗

侍中下省

及即位凶暴日甚誅殺相繼

元年秋殺校尉  
戴法興散騎奚

欲殺不果

顯慶殺宰相輔義恭元景師伯殺廷尉劉德顯殺新安王  
子鸞與其母弟南海王師及母妹冬殺東海守會稽守  
殺南平王鐔使左右辱其妃江氏  
不從鞭之一百殺其子二王一侯內外百司不保首領

猜忌諸父拘囚殿內毆捶陵辱

號湘東王或為豬王建  
安王休仁為殺王山陽

王休裕為賊王或嘗忤旨裸  
之縛付大官曰今日屠豬

甚至冀父之陵

元年以失  
愛將發陵

不果乃縱冀於  
陵肆罵為贄奴嬪祖之女

納文帝女新蔡主於後宮姑  
也謂之謝貴嬪後殺其夫何

邁不旋踵而湘東王或弒之而自立焉

十一月三王父幽期旦誅或然

後南巡或乃謀弒皆響應是夕與羣巫綵女數百射鐸竹林堂將奏靡靡之樂帝素所惡主衣壽寂之抽刀入

行明帝或

文帝第十一子乙巳太始七太豫一在位八年壽三十四

即位于時晉安

王子勛稱帝尋陽四方貢計皆歸之朝廷所保惟丹陽

淮南數郡

乙巳十二月即位是月子勛反江州郢州安陸王子綏荊州臨海王子頊會稽守尋陽王

子房及徐冀青吳郡吳興義興晉陵益湘廣梁山陽守悉起兵應之鄧琬勸子勛借號

賴蔡興宗

鎮靜至信之言

帝甚懼問計羣臣興宗言宜鎮之以靜待人以至信叛者親戚勿罪物情既定

人有建安王都督征討之力

丙午春休仁帥王玄謨沈攸之討賊八月尋陽王子

勛伏誅年十一傳首京師

不踰年而子勛平可謂幸矣諸州刺史束

手請降顧乃耀兵以疑其心於是兩淮多為魏有

丁未徐梁

益充豫刺史皆乞降上將甲士五萬迎之懼遂降魏自是失淮北泗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厥後魏克

東楊青冀之地盡皆淪沒

己酉

方且猜忌忍虐

晚年多忌諱言語中

有禍敗凶喪犯者斬戮

勦滅同氣

辛亥以太子幼忌諸弟休佑休仁休若皆賜死惟休範以凡劣

存奢費過度

辛亥作湘宮寺備極壯麗每造器用必為正副次御各三十件一物輒為九十枚天

下駭然民不堪命

晚年以神器之重付之李氏之子

初帝以太妃陳氏賜

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子昱即後廢帝也

卒使根本不訖幼主孤立權臣

得以竊而取之矣可勝歎哉後廢帝昱

廢為蒼梧王

立人以

為李氏之子焉

明帝長子壬子夏立年十歲癸丑元徽四在位四年遇弒

以童孺之

年遊蕩罔節誅戮無常宗親殆盡

常微行或自稱李將軍着小袴衫穿營署

巷陌或宿客店畫卧道旁與厮養交遊丙辰益甚從者執戈人畜達之無免者天性好殺小有忤意擊腦搥陰

刺心剖腹之誅日以數十孝武二十欲殺蕭道成引滿

磨鋌

時連反

幾死者數

丙辰欲殺尚書左僕射蕭道成書的於腹引滿欲射左右謂腹大佳

射棚但一箭便死不如用髑箭一發中臍大穴又自磨鋌曰明日殺道成陳太妃罵之而止

已而臺

岡賭跳新安偷狗醉眠未覺而首已授之道成矣

丁巳七月

道成使校尉王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等行  
弑是日帝與左右臺岡賭跳晚至新安寺偷狗煮食大  
醉還寢仁壽殿玉夫刎帝首授蕭道成道成道成既弑  
洗視之而入奉太后令數罪惡貶為蒼梧王

蒼梧王入白太后奉太后命立順帝準

明帝第三子即位年十一丁巳

昇明二在位二年被弑

姿貌端華眉目如畫見者以為神人然政

歸道成立才二歲即為所取未幾以汝陰遇弑宋之王

侯無少長皆幽死焉

已未四月被纂齊封帝汝陰王居丹徒宮以兵衛之五月監人弑以

疾赴齊賞以邑是月殺宋宗室無遺

今觀王敬則以兵入而曰官先取司

馬家亦如是可以為世戒矣而世之奪人之國者每迷



而不悟徒為子孫憂其殆所謂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

不知喪者與

敬則以兵入帝逃佛蓋下太后索符之帝收涕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別宮耳且曰

云云帝泣彈指願後身世世勿生天王家解璽綬出就東邸

宋有國八主五十九年

而亡

起武帝永初庚申魏元明太常五年終順帝昇明戊午魏文帝太和三年

齊

齊高帝姓蕭名道成字紹伯東海蘭陵人

高祖淮陰令整過江居晉

陵武進縣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為南蘭陵人

漢相何二十四世孫仕

宋為偏將軍

大帝時

預平晉安王子勛

明帝時

鄱陽王休範

之亂

蒼梧時甲寅夏休範反江州直趣臺城帝為前鋒討賊遣校尉張敬免詐降竟斬休範以歸

弒

蒼梧立順帝時褚淵素粲沈攸之之徒並前朝

明顧命

大臣粲攸之先後舉兵以討弒君之賊不克而死淵獨

與道成素相憑附加以王儉倡議假黃鉞以至進爵齊

王而篡謀成矣旋命王敬則以兵入迫篡帝位

即位年五十三

已未建元四在位四年

國號齊都建康褚淵王儉實為一時佐命

功臣儉僕射淵司空榮矣然當袁粲死節之時百姓諺

曰可惜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及拜司空之

日從弟昭歎曰彥回

淵字

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

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何點擬為之贊曰淵既世族儉

亦國華不賴舅氏惶恤國家

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云

人心秉

彛之天良與公論之不可磨滅如此道成得國未幾復行

弑逆又盡赤卯金之族而滅其祀方之晉宋為愈感矣

行不義殺不辜以創業何以長世故齊祚視六朝最為

短促豈無故夫若夫以身率下以儉化人身不御精細

之物衣不用珠玉之玩內殿施黃紗帳宮人着紫皮履

珍奇異物毀棄不用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

與土同價而又訪政事於劉猷

元年問政於猷對曰政在孝經請監宋氏之所

以亡帝曰儒者之言可保萬世

詢得失於羣臣

命羣臣各奏言得失

粗足稱耳武

帝賸

高帝長子即位癸亥永明十一在位十一年

當雲雷伊始功叅佐命頗

歷艱難故其即政之明日首免逋城錢草宋氏之弊政

中外欣悅

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輒送修城錢二千太始初軍役大起受官者萬計二十年不輸不

可勝計文符督切投甚至是除蕩百姓大悅

且留心政事總攬大體每以富

國為先嚴明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劔行戮

故永明之世外表無塵內朝多豫府庫充溢弛役便民

百姓豐樂盜賊屏息雖宮室苑囿頗好華麗而言常恨

之亦有齊之良主也廢帝

廢為鬱林王

昭業

文惠太子長子武帝之嫡孫也

以太孫嗣位

癸酉即位甲戌隆昌元年在位未及一年無道七月遇弒

命西昌侯蕭

鸞輔政帝性辨慧美容止好隸書為武皇所愛實矯情

飾詐陰懷鄙慝即位之後祖歛方畢備奏聲樂

呼武帝諸妓奏

樂皆哽咽流涕從事送梓宮出門亟還內奏胡伎鞀鼓之聲震內外

山陵才罷遊走市里

與羣小往崇安陵隨擲塗賭跳作諸鄙戲

極意賜予至傾帑藏

武帝聚錢上庫凡八億萬

金帛寶器不可勝數盡裸袒形體烝淫祖姬嘗裸袒着紅縠視烝

賜羣小期月為之一空

裸袒形體烝淫祖姬

嘗裸袒着紅縠視烝

武帝幸

狂縱荒淫罪浮桀紂卒為蕭鸞所弑焉

從鷹謀不

殺鸞鸞與蕭詵謀弑詵以兵入帝方裸身與霍氏相對遂遇害霍與諸嬖倖皆誅太后廢為鬱林王

後廢

帝

廢為海陵王

昭文立

文惠第二子七月鸞弑鬱林立帝年十五改元延興九月鸞廢帝為海陵

王十一  
月弑帝

鸞專國政帝起居飲食皆諮而後行嘗思食蒸

魚羹竟不與未幾鸞殺鄱陽王鐸等七人挾太后令廢

帝自篡大位再行弑逆矣當其殺諸王時已陵王

子倫臨

酖謂使人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固宜其殆鬼孽

其口謹其乃祖以為方來之戒者與明帝鸞高帝仲兄

始安貞王道生之子少孤育於高帝愛過諸子既再廢

主遂行篡立

時年四十三甲戌建武四永太一在位五年

是雖志崇節儉剔

乘輿金銀留皂筴餘灤

留明日用

四破裏蒸

破裏蒸為四餘充晚食

加

以躬親細務事益繁碎顧暲所謂主愈勞臣愈逸代庖

人宰為大匠斷誠哉是言矣且自踐祚以來疑忌橫生

術數是用恣行誅戮

乙亥殺領軍蕭詵并其兄刺史弟太子右率誅及高武子三王丁

丑殺驃騎王晏及二子殺中郎蕭殺臺隊王劉明達未幾以疾為後慮再殺河東

王鉉等十人高武子孫勦滅盡矣

戊寅疾高武子孫尚有十王盡殺之獲

罪於天無所復禱垂沒絳衣赤服乃為獸勝之術何其

愚哉本枝既剪根胤孤弱貽厥所授屬在凶愚用覆宗

祀理勢然也亦天也東昏侯

廢為侯

寶卷

明帝第二子己卯永元二在位

二年十

九過試少不好學嬉戲無度及即位專親官官不接朝

士所寵左右三十餘人至呼為阿父阿兄曾不愧耻

呼潘

妃父寶慶及茹法珍為阿

父梅蟲兒俞靈韻為阿兄寵幸潘妃費以鉅萬

鑿金蓮花貼地

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蓮花也造琥珀釧一隻直一百七十萬

苑中為市自相裨販

以潘



妃為市令自為錄事  
少有失妃輒杖之

開渠立埭身引舟行遊蕩無常屠

割孕婦

月常二十餘出無處不走所過禁斷犯  
者輒殺有一孕婦不去剖腹視男女

誅鋤大

臣發於倉卒人不自保

明帝嘗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後  
故誅大臣皆發於倉卒決意無

疑

蕭衍遂因伯氏被禍

衍兄懿因崔慧景之亂入援還  
尚書令茹法珍憚其威權譖誅

之臨刑猶曰家弟在雍州  
深為朝廷憂之衍聞起兵

起兵襄陽直指建鄴

庚辰十  
一月起

明年九月  
至園建康

王珍國等弑東昏降衍

珍國精兵十萬潰十  
二月珍國張稷弑帝

以黃油裹首送降衍衍以  
太后令追廢為東昏侯

衍遂立明帝第八子寶融是

為和帝僅一年

辛巳中  
興元

篡于蕭衍之梁矣

梁封帝巴陵  
王宮于姑熟

遇弑年  
十五

陳同父曰齊高嘗戒武帝曰宋氏非骨肉相殘

他族豈能乘其弊武帝亦念其言雖以長沙王晃犯法  
當誅竟從而宥焉可謂能戒覆轍者矣迄于明帝乃猜  
戮高武子孫而宗社以覆宋明除宗室而齊以興齊明  
除宗室而齊以亡有天下者亦何利於此哉是則然矣  
然愚嘗謂天之亡人國其禍患必有出智慮之外者高帝  
之智慮不可謂不至豈料其子孫誅鋤無噍類乃出於  
其所愛所倚兄子之手也哉是以古之王者不恃智慮

之防特顧吾所以得之者如何耳高帝親行篡弒又盡滅宋之宗族不啻如刈草菅乃區區欲為吾家子孫全護計以保其國殊不知天固已監之於冥冥之中矣特假手于蕭鸞耳吁齊有國七主合二十三年而亡

起武帝建

元己未魏文帝太和三年終和帝中興辛巳魏文景明二年也

### 梁

梁武帝姓蕭名衍字叔達蘭陵人與齊世系有考

齊同承淮

陰令

生有異光日角龍顏有文在手曰武仕齊明帝屢

立戰功鎮雍州東昏暴虐帝以伯氏被殺乃舉兵奉立

和帝身為大司馬尋自稱皇帝

壬午四月翼立年三十  
八壬午天監十八普通

七大通二中大通六大同十一中大同  
一太清三在位四十八年壽八十六

國號梁都建康

廢其主為巴陵王弑于姑熟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死之

不食

帝即政初年首錄用齊氏宗屬待以赤心使皆老

死牖下晉宋南北以降鮮能及之此事最為忠厚

壬午  
首錄

用齊宗屬南康侯子恪  
兄弟凡十六人皆著名

至於立二函以求言

公車府謗  
木肺石傍

各置一函  
分受人言

選庶平以勸吏

擢到溉為建安內史劉融為  
晉安太守皆以庶稱以山陰

令丘仲孚為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  
為宣城太守由是庶能知勸並壬午開館宇立學校以

重儒術

甲申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  
招納後進入詔州郡立學

初立孔子廟為江

左之所創見

乙酉

幸國子學親臨講肄詔皇太子以下及

王侯子弟可從師者皆入學

庚寅

時帝尚清明未溺寂滅

之教故所尚如此且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勤於庶政冬  
月四更視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天性沈重暗室常整  
衣冠暑坐未嘗褰袒下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況有范  
雲盡心事上徐勉周捨同叅國政勉不阿意苟合捨清

簡過之沈約大學雖高一時貪冒榮利唯唯政事終不處以台司之位官人又如此是以天監之世時和歲豐

乙酉大穰米斛三十錢

海內無事自江左年踰二百未有盛於斯

時者也然愚觀其連年征伐

乙酉以弟臨川王宏大舉伐魏次洛丙戌望風奔還

師徒潰散丙戌豫州刺史韋叡克魏合肥俘斬萬餘級丁亥叡受曹景宗節度救鍾離大敗魏軍緣淮百餘里

尸相枕藉辛卯魏據胸山命振遠將軍

浮山築堰

甲午魏降

馬仙碑大破之二百里間僵尸相屬

浮山築堰

人陳計堰淮水以灌壽陽城南起浮山北抵巉石初役二十萬人乙未堰成復潰修之夏日疫死相枕丙申淮水暴漲堰崩聲如雷緣淮城戍村落漂沒十餘萬口十餘年間殺數十萬人丙午僅拔壽陽城文錦禁

人獸之形

丙申三月

宗廟罷牲牢之薦

三月

其黷武事溺佛教

亦已見於天監中矣厥後三捨身於同泰

丁未三月乙酉九月丁卯

三月皆捨身同泰寺釋御服持法衣羣臣以錢一億萬白三寶贖皇帝僧黠許乃還

殫府庫以事

浮屠

丙寅三月庚戌辛同泰講經四月丙戌解講是夜浮屠圖災曰此魔也當窮土木倍增往日起十層浮

圖將成值侯景之亂而止

佞佛亦至矣然捨身而復贖身卒未嘗捨

愛織文之形牲牢之命而征伐築堰殺數十萬衆於鋒

鏑之下魚鱉之鄉曾不少卹何哉且綱常乃立國之本

帝於諸子未聞禮義之教西昌侯正德奔魏逃歸隨復

封爵

初帝未生太子統時養弟宏子正德為子統生正德還本封西昌侯意快快壬寅遂奔魏已而逃歸

復其封爵

豫章王綜叛降魏彭城遂陷

初帝納東昏吳姬七月生綜多疑之姬密

告綜綜疑懼懷異志帝皆不知及在彭城魏兵所迫帝慮敗沒勅還綜叛降魏彭城為魏所有乙巳邵陵

王綸有罪既免為庶人隨又復之壬子不忠不孝之事已

間見層出矣晚節末路信朱异逢君之謀貪侯景河南

之地

异善候主意阿諛用事三十年景初自東魏叛歸西魏丁卯上表舉河南之地求內附廷議皆以為

不可許异獨勸納

未幾又許東魏通好以速其叛

戊辰高澄

之封景河南王

求和傳岐獨謂設間疑景不可許异固執宜和景遣异金三百兩啟請絕和异受金不達啟又不停北使景始



為反計

景致牋正德獲報輒反

景聞臨賀王正德憤恨有異志致箋推奉正德大喜

報書促之七月景反壽陽

乃詔邵陵王綸督鄱陽王範柳仲禮等軍

以討之問計尚書羊侃侃請以軍二千急據采石令邵

陵取壽陽使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

此上策也而昇乃謂景必無渡江之志其議遂寢乃命

正德都督京師諸軍屯丹陽郡始得以舟濟賊矣

十月正德

以大船數十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自橫江濟于采石

未幾正德又以太子命守

宣陽門又得開門以迎賊矣

正德於張侯橋迎景馬上交揖入門隨景渡淮合兵

至闕下城中洵懼十一月以正德僭帝位于時湘東河東岳陽營桂陽

慥諸王非不發兵入援而邵陵綸鄱陽範世仲禮亦非

不旋軍大集而繹等淹留不進繹軍郢州營軍青草湖

方援綸等按甲不動觀柳津仲禮對帝之辭曰陛下子

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事勢蓋已可見

賊方且以偽和欺我雍容集事已而邵陵世子堅屯太

陽門終日蒲飲不恤軍事書佐董勛熊曇朗不勝其恨

黎明引賊衆登城而城始陷三月帝竟為賊制餓死臺

城淨居荷荷之聲猶在青史

五月上卧淨居殿口苦索  
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

為千古所憫笑哀哉南宮氏曰帝崇尚釋教創為捨身  
堂堂袞冕至加伽黎之服奕奕宗廟不用牲牢之薦侯  
景未入國而江左已化為選佛之場不待社稷變遷而  
蕭梁之宗廟不血食久矣卒之臣叛其君子叛其父莫  
不玩寇自倖夫以浮屠氏之學棄君臣絕父子未流之  
禍其烈如此有國有家者尚欲崇奉其教而不悟焉果  
何為哉武帝既殂景秘不發喪奉太子綱即位是為簡

文帝

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統卒帝立為太子己巳五月即位年四十五庚午大寶二在位二年遇

弒

帝居重哀流涕不敢泄聲受制於景者二年景自為

相國封漢王加殊禮尋廢帝為晉安王

辛未八月景謀篡位其謀主王

偉教之先行廢立遂迎立豫章王棟昭明之孫明年景敗元帝殺棟及其二弟卒弒殞於土囊

之下

十月偉又說景弒帝絕人望遣人携酒與飲酒酣以土囊壓弒太子諸王皆死

景遂篡立

改國號曰漢

十一月使棟遜己將登殿其黨吹唇呼噪而上

梁祚中絕迹帝幼

而聰敏富贍辭華然善談玄理文成宮體輕靡浮艷傷

敗風俗竟為哀思之音矣元帝繹

武帝第七子湘東王也

當京師

危急擁兵于郢臺城既陷遄歸江陵君父訃聞方且叔

姪相圖匿而不舉明年四月克長沙殺蕭譽

己巳五月武帝殂庚

午四月王僧辨殺岳陽王譽于湘州

始發喪移檄討景是繹既假手于景

以除其父也簡文既立不稟正朔

繹不用簡文年號稱太清六年

僧辨

乘勝東下復命留屯潯陽必待景弒簡文

辛未十月

始命僧

辨進討霸先兵亦來會景方授首是繹又假手于景以

除其兄也春秋治亂賊尤嚴於其黨王偉為賊謀主幸

生禽獲速置極刑猶不足快神人之憤顧乃以其獄中

投詩幾欲全之及見檄文有湘東一目之語方怒加誅  
是繹之喜怒生殺皆為己私曾無一毫為父兄之意焉  
先儒直以為梁之亂臣賊子無父無君之罪斥之其能

逃此謹乎

增廣通畧壬申二月遣王僧辨諸軍擊侯景  
二月發尋陽陳霸先出潞口來會所在敗景

將三月至石頭霸先先登景自出拒戰兵却霸先以鐵  
騎來之僧辨大軍繼進景敗退其將以石頭降僧辨據  
之景與霸先死戰景大潰四月東走入海其將羊鵝斬  
之傳首江陵煮漆之付武庫暴尸建康民爭食之誅賊  
相王偉於江陵市夷三族景篡凡一百賊景既夷江陵  
二十日敗景反篡始末皆王偉教成之

僭位

十一月自立年四十五僅三年壬申承聖三十四  
七死于魏軍景亂州郡大半入魏詔令近行千里

民戶不盈三萬

先是殺桂陽王慥岳陽王譽攻邵陵王綸降於

齊

棄郢降齊

沈豫章王棟并其二弟於江

景敗使朱買臣呼之就船共飲沈于

江

至是殺武陵王紀及其諸子

壬申夏紀僭位成都癸酉紀不知景敗引兵討

景繹約西魏攻蜀以襲其根本遣樊猛擊敗之遂斬其父子

而骨肉夷滅殆盡矣又

好談玄躬御龍光親講老子

甲戌九月

竹殿藏書卷至四

十餘萬而於國事恬不暇恤未幾魏師來伐

先是魏使來聘齊使

亦來接魏使有闕歸告宇文泰憾焉十月遣杜國于謹中山公護率衆五萬進討

蕭詧率衆會

之

西魏軍至襄陽詧率衆同入帝姪也

猶且談玄未已百官戎服以聽

御

龍光聞魏師停講得報境上帖然復開講一日策馬巡城口占為詩何救擒戮

十一月聞魏軍濟漢乘馬出城行柵魏至柵下帝自巡城口占為詩羣臣亦有和者未幾反者開門納魏師遂

降魏遣長壯軍扼背以行蕭營使鐵騎擁入營囚于烏慢之下大為營詰辱十二月魏殺之營使人監刑殞以

土囊布帋纏尸歛以蒲末束以白茅茅葬津陽門外太子諸王皆死餘毒所鍾延及百官

士庶于謹盡虜以歸沒為奴婢者十餘萬人得免者僅二百餘家

哀哉初魏圍江陵王僧辨太尉陳霸先司空援兵未至而江

陵陷沒遂定議同奉元帝第九子方智為君是為敬帝

既而齊送貞陽侯蕭淵明來主梁祀僧辨納之自采石濟江入



建康立之  
乙亥五月

霸先苦爭不聽

遣使苦爭往復數四

遂襲殺僧辨黜淵

明

會有告齊入寇者霸先因是舉兵襲僧辨與侯安都既至石頭捨舟登岸襲僧辨繼殺之淵明出就郗

而帝即位

乙亥十月年十四乙亥紹泰元太平元在位二年

權歸霸先未三年

卒為所篡而梁亡矣尹氏曰淵明蕭懿之子敗軍之將

失地之人其不宜君國子民繼承梁統本無可疑齊人

不道彊脅以威僧辨儻懼彊鄰之逼自當與霸先并謀

協力告以大義拒之境上可也夫何謀之不臧既立方

智又立淵明遂使霸先得以藉手反為篡竊之資矣惜

哉于時後梁蕭詧以昭明太子統之子自引魏兵囚執

季父

元帝

居然受拜加以詰辱據有江陵附庸于魏綱目

書曰魏使稱帝于江陵屯兵守之則其為君國也可知

矣厥後再傳至其孫琮隋帝召之入朝賜爵莒國公廢

其國而亡作史君子以蕭詧為梁之賊故絕後梁而不

書南宮氏曰梁之立國大抵釋教盛行而藝倫攸斁義

方不立而僭亂恣行豫章王綜以疑似萌異志而帝不

知邵陵王綸以非法當被罪而竟獲免太子位居儲極

與諸子不相下至選精兵以衛東宮而帝不問侯景之  
難父子不相保兄弟叔姪自相圖正德綜綸有弑逆之  
心繹紀譽譽無赴難之意簡文至痛在心為賊所脅不  
敢執哀而反與之宴樂凶愚貪詐惟利是圖甚者蕭繹  
叔父之親也誘圓正而殺之紀之子蕭譽猶子行也執元  
帝而辱之此其不恭不友不孝不弟不忠不義萃于一  
家見于一時亘古以來之所罕有是禽獸之不如梟獍  
類耳當承平且不足恃而况國已僨乎梁有國凡四主

五十有五年

起武帝天監壬午魏宣武景明三年終敬帝太平丙子是歲西魏亡周代

為陳

所篡焉後梁

宣帝謚大定七年明帝歸謚第三子天保二十四年莒國公琮歸長子廣運二年

共三十有三年

始宣帝大定甲戌終莒國公廣運丙申

而隋滅之

陳

陳武帝姓陳名霸先字興國吳興人

浙西安吉州

漢太丘長

實之後侯景之亂舉義始興

為始興守

與王僧辨同滅景後

襲殺僧辨立敬帝進爵陳王尋篡梁國號陳都建康

丁丑

十月即位年五十五丁丑永定三在位三年

廢其主為江陰王帝即位之五

日禮樂刑政百未舉一顧乃躬蹈梁武之覆轍出佛牙

設無遮大會親效胡人膜拜

十月乙亥即位庚辰出佛牙設會

曾未幾

年又復幸寺捨身

戊寅五月辛大莊嚴寺捨身羣臣表請乃還冬幸莊嚴寺設大會

貽

謀如此何以為訓迄于文帝後主皆設會捨身太極前

殿雖則奉佛不救滅亡均為愚不智而已矣然帝雄武

英畧而性仁愛儉素常饍不過數品後宮無聲樂金翠

之飾粗為可取焉耳文帝舊武帝兄昭烈王長子武帝

崩太后下令以帝纂承大統

己卯六月即位庚辰天喜六天康一在位七年初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陵陷皇子昌及安成王頊皆陷長安及即位即請於周許而未遣故舊得立辛巳正月周歸昌將濟江致書于帝語不遜侯安都請自迎之封衡陽王湘州帝少沈敏牧江中隕之以溺告癸未三月周人送頊至帝少沈敏

有識量美容儀留意經史後起自布衣知民疾苦恭儉

行已勤勞濟物制度宏遠臨下明察雞人傳籤令投階

石且以自警其自彊又如此每雞人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階石有聲云吾雖

得眠亦獨惜佛教之崇未能改於其道焉耳廢帝廢為

王伯宗天帝長子丙戌四月即位丁亥大光二在位二年懦弱無君人之器刑

政皆屬於安成王頊僅二年卒為所廢而自立焉宣帝

項

昭烈第二子文帝弟己丑正月即位己丑大建十四在位十四年

初文帝以太子柔弱

欲遵太伯之事帝於是時拜泣固辭真若可信者及文

帝死肉未寒孔奐之言尚在顧乃欺孤虐寡殄滅忠良

廢其君而篡之甚矣其不仁矣

初大帝疾篤憂太子柔弱云云又語孔奐曰

安成足為周旦廢立不敢聞遂命劉師知到仲舉與項同受遺輔政丁亥二月項殺師知仲舉以專政明年冬

廢帝篡位即政之後念國步多艱侵疆未返用吳明徹為將

淮南之役一戰勝齊進攻壽陽王琳就禽盡取淮南之

地

癸巳春明徹攻淮南齊師大敗諸城相繼收復夏克壽陽禽琳斬建康乙未秋明徹擊齊彭城大敗齊師

于呂

亦可謂克償其宿志者矣所可恨者明徹狙於再

戰之勛而昧嘉兵不祥之義輕易以犯新得志之周

丁酉

春周平北齊

彭城之敗全軍陷沒獨蕭摩阿以精騎突圍幸

免

丁酉冬明徹侵徐兗圍呂梁周師來救戊戌正月明徹舟攻彭城周師據淮口沈車輪斷舟歸路二月明

徹決堰出舟已而水乾全軍陷沒

明年周人拔壽陽黃城廣陵又取

缺

州又取譙北徐州自是江北地盡沒于周矣惜哉司馬氏曰宣帝乘齊之衰而啟土逢周之興而喪師為得之

矣後主

長城公

叔寶

宣帝長子壬寅正月即位年三十癸卯至德四禎明二在位八年隋仁壽



四年殂贈長城縣公謚煬

即位初年荒耽酒色力行無度臨春結綺

望仙三閣窮極侈靡

三閣高數十丈裝以沈檀飾以金玉珠翠徵風香聞數里

麗華

龔孔三貴人寵冠後宮

張妃名麗華兵家女聰慧有神采髮光可鑑後主居臨春張妃

結綺龔孔望仙並複道交相往來

女學士則有素大捨等

以宮人文學者為學士

狎客則有江總孔範輩

總宰相不親政務與孔範等十文士為狎客侍遊宴

每一

遊宴賦詩贈答

先令張妃等八人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

采其艷麗

者被之新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之號使宮女千餘人歌之君臣酣飲旦暮為常又且盛修宮室起造浮圖

戊申造大皇寺起七級浮圖未畢火中起焚之

至於用度不足稅江稅市征取

百端民不堪命惡聞過失斬戮直臣

丙午冬秘監傅縡直諫云不度郊廟

大神專媚淫昏之鬼等事大怒殺之時建康令章華亦疏諫云拜三妃以臨軒祀宗廟而稱疾斬之

隋師

致討邊報星馳方且上下相蒙

施文慶沈客卿之徒並抑不言後隋文帝指後

主謂人曰賀若弼渡京口彼人密啟告急不省高穎至日猶見啟床下未開封可笑

談王氣誇天

塹

帝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至無不敗彼何為者耶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其能飛度耶

奏

妓縱酒賦詩不輟兵入宮城乃與妃嬪共逃于井為韓

擒虎所獲俘于隋而國亡

兵入城曰鋒刃未可當吾自有計乃與後宮十餘避之井

軍士呼不應欲下石乃應以繩引之  
怪其重乃與張孔二妃同縛而上  
南宮氏曰後主為

太子時

大建元年己丑太子立

宣帝所昵愛以江總為太子詹事

長夜恣飲數出微行僅免總官畧無義方之教陳祚之

亡實在於此于時三方鼎峙齊已垂亡

大建九年丁酉正月齊亡于周

而周之太子贇

大建四年壬辰立為太子即宣帝

陳之叔寶已同時胎

禍於儲極天將混一寓內而三國之君曾無一人彼善

於此者皆為隋唐之驅除豈天意夫又曰觀隋兵入宮

城而叔寶所謂吾自有計之言至今讀者為之發笑蠢

謬如此儻非有皂筴料理之來亦豈能久哉

梁末童謠云可憐已

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汗人夫皂筴相料理王僧辨乘巴馬馬上郎王字不見為霸

先所殺也塵陳也江東呼殺羊角為皂筴隋姓楊楊羊也料理滅陳也

陳有國五主三十

二年而合於隋馬

起武帝永定丁丑周閔帝初纂魏年終後主禎明戊申隋文帝開皇九年

平自此上距宋初永和元年庚申凡一百六十九年又

上距東晉建武元年丁丑凡二百七十二年南北離而

復合于一

史纂通要卷十二